



曾公遺錄卷九

南豐

元符三年正月戊辰朔拜表於東上閣門又拜牋於內東門 己巳出詣普照致祭 庚午忌 辛未宅引

是日御藥劉友端傳宣三省密院罷初五日紫宸宴 上自十二月苦痰嗽吐逆既早膳至晚必吐又嘗宣諭

以腰疼便旋中下白物醫者孔元耿愚深以為憂以謂 精液不禁又多滑泄至是友端亦云疾勢雖尚安然未

愈 壬申聚都堂同列皆以上疾為憂 又傳宣六七日 權不視朝三日 癸酉押虜使朝辭宴於都亭驛是日

虜使止門辭受書已時赴坐未時罷酒十二行 是日又 於都亭見友端云上服金液丹吐止漸安 甲戌宅引

乙亥英廟忌自是寒慘微雪 又傳宣十一日酌獻差 宰執十日奉安大宧神御前後一日皆不坐 乙亥余

率三省求對問聖體蔡卞云方欲啟口遂同入劄子晚 遣友端傳宣以未可相見友端云自六日晚再吐疾勢

未退且云難言又泣下 丙子宅引早出 已午間得 御藥院申上吐瀉未已脈氣微弱仍云因大病後失將

理積久傷氣卽時馳白三省約聚都堂未時再上馬入 內又聞中批付三省在京寺觀作祈禳道場七晝夜夔

方以大定奉安致齋余等皆以簡招之遂來都堂同赴 內東門請入問聖體御藥劉瑗劉友端蘇珪同傳宣云

服藥漸安十一日決於內東門小殿中相見 再請對 不許遂退 丁丑五鼓同三省赴景靈前導太宗神御

赴大定至午時奉安退 得中批付三省密院以復冒 大寒臟腑為梗久未痊平令四京諸路降德音御藥又

申上脈氣小弱余以謂上服藥久方春發生何惜一赦

曾公遺錄卷九

高香

一



及檢至和二年仁廟亦大赦眾皆然之遂至內東門求對須臾宣召至福甯東閣中見上著帽背坐椅子但云臟腑久不能安服硫黃硃砂皆未效眾皆勉上以灼艾上云合灸卽須灸余云一日不可緩須今晚便灸上云只今便灸又問德音遂言至和大赦不若更一赦爲便上云甚好余云已與三省草定進入送學士院次又乞下五岳四瀆等處遣長吏祈禱從之遂退以朔日酌獻爲名與三省俱宿禁中戊寅同三省赴景靈分詣酌獻退赴內東門問聖體傳宣以夜來灼灸倦乏未可相見遂退聚都堂暫歸是日四御藥皆來傳宣云夜來達旦灸百壯臟腑減一次亦累進粥然初灸三十五壯方知痛五十壯以後痛甚醫者云脈氣未生舌強微喘約三省至未時再上馬赴都堂再詣內東門求對未上馬聞御藥院又申卽日已進硃砂七返丹及其他補助

陽氣藥不少然自汗喘促未得宛順遂促三省上馬馳詣都堂至內東門須臾召對見上於御榻上兩老嫗扶掖上頂白角冠披背子擁衾而坐雖瘦瘁面微黑然精神峻秀真天人之表是時喘定汗亦止先是已同三省進余所服火硃砂二十粒大理少卿周鼎七返金液丹上云朱砂等皆已服喘亦漸定卿等但安心又問除齋醮外有何禮數余云至和中曾於奉宸庫支錢設大會上云甚好退見醫官但云汗喘定乃乍靜脈氣大段虧減藥無不供進未有效遂各赴本省宿

是日眾白上

云臣等禮當逐日入

聖體至御榻前一見已幸不煩

更起坐及加冠服上云禮數不可闕眾云君臣義均父

子乞不須如此

五鼓得御藥院申醫官四更診脈氣

愈微細自汗不止不宜更有增加遂起聚僕射廳黎明角門開詣內東門求對 已卯至內東門尋便宣召至

會通門見都知梁從政云已不可入至福甯殿東階立
庭下垂簾都知以下云皇太后已坐再拜起居訖升殿
太后坐簾下微出聲發哭宣諭云皇帝已棄天下未有
皇子當如何眾未及對章惇厲聲云依禮典律令簡王
乃母弟之親當立余愕然未及對太后云申王以下俱
神宗之子莫難更分別申王病眼次當立端王兼先皇
帝曾言端王生得有福壽嘗答云官家方偶不快有甚
事余卽應聲云章惇並不會與眾商量皇太后聖諭極
允當蔡卞亦云在皇太后聖旨許將亦唯唯夔遂默然
是時都知押班御藥以下百餘人羅立簾外莫不聞此
語議定遂退梁從政引坐於慈德宮南廡司飾閣前幕
次中殿庭上下時有哭者從政等呵止之令未得發聲
余呼從政令召管軍及五王從政云五王至當先召端
王入卽位訖乃宣諸王少選引喝內侍持到問聖體榜

子云三王皆已來唯端王請假遂諭從政令速奏皇太
后遣使宣召久之未至余又督從政令再奏遣皇太后
殿使臣往趣召從之余又再召都知以下諭之云雖已
聞皇帝大漸然宰執未曾親見乞入至御榻前從政云
是是得旨令引入開御帳見大行已冠櫛小斂訖覆以
衣衾從政等令解開覆面白巾見大行面如傅粉余等
皆哀泣但不敢發聲左右近習皆嗚咽涕泗榻上兩老
嫗坐於左右都知以下送余等降階余謂從政等曰適
來簾前奏對之語都知以下無有不聞從政唯唯余又
顧押班馮世勳等云忽聞得余又謂端王至便當卽位
帽子御衣之類必已具從政云已有再聚幕次中議草
遺制制詞皆二府共草定然未敢召學士須臾報端王
至遂宣入至殿廷余等皆從行端王回顧宰執側立揖
甚恭又躬身揖都知以下至殿階引喝揖躬起居訖簾

卷升殿余等皆同升至寢閣簾前皇太后坐簾下諭端
王云皇帝已棄天下無子端王當立王躡階固辭云申
王居長不敢當太后云申王病眼次當立不須辭余等
亦云宗社大計無可辭者都知以下卷簾引端王至簾
中猶固辭太后宣諭不可余等亦隔簾奏言國計不可
辭聞簾中都知以下傳聲索帽子遂退立廷下少選卷
簾上頂帽被黃背子卽御坐二府都知以下各班草賀
訖遂發哭再奉慰訖退赴會通門外幕次都知等宿房
在小殿後召學士承旨蔡京至相對慟哭遂草定遺制
京親書訖召都知進入催閣門御史臺退百官班是日
未宣遺制閣君宮中人已來引喝內侍云皇后已在內
東門候得旨宣入須臾姬侍從入者四十八人會通門

猶一一點數放入

移刻都知劉友方梁從政至幕次中

宣諭云皇帝有指揮事召二府入對遂同入立廷下上

會公遺錄卷九

四

御坐宣名奏萬福訖升殿上密諭章惇語聲低同列皆
不聞余云臣等皆未聞聖語惇云請皇太后權同處分
事上亦回顧余等云適再三告娘娘乞同聽政余云陛
下聖德謙挹乃欲如此然長君無此故事不知皇太后
聖意如何上云皇太后已許適已謝了乃敢指揮兼遺
制未降可添入余等遂奉詔而已召蔡京及呼梁從政
取遺制重修寫訖又呼從政等進入及指示以所添一
節從政等色皆駭愕遂呼班班入慟哭福甯几筵內道
場之類皆已具班定引宰臣升殿受遺制西向宣讀訖
降階再拜訖宰臣燒香奠茶酒訖又再拜方宣遺制時
止哭然上下內外慟哭聲不可遏移班詣東序賀皇帝
卽位又奉慰訖宰臣親王嗣王執政皆升殿慟哭上亦
掩面號泣是日余不覺與親王同升殿又方號哭與三
省分班東向立退乃見親王在側宰執皆奏上以社稷

大計乞少抑聖情哀泣又降階慰皇太后訖復升殿至
簾前與親王等分立又奏皇太后已得聖旨於遺制中
添入權同處分軍國事太后云官家年長聰明自己那
裏理會得他事余等云皇帝宣諭云太后已許已謝了
太后云只爲官家再三要如此只管拜余云已降遺制
願上體國計勉徇皇帝所請遂退

是日差押班馮世備

提舉造梓宮又差世備開安充山陵拔行使

是夕鏤

院降登極赦 先是大行服藥得旨以十二日午時宰
臣詣中太一宮集禧醴泉觀開啟祈福道場燒香又得
旨於十二日酉時大慶殿道場設醮亦宰執燒香送議
定夔與余燒香於中太一宮中書集禧左轄醴泉至十
一日晚得御藥院申大行疾勢有加夔遂云惇更不起
太一宮只就大慶燒香眾相目轄云若不去時大家不
去眾皆稱當夔亦云好遂入奏大慶改用午時開啟中

會公遺錄卷九

五

太一等處遣所差燒香從官開啟余先已語中書云此
公多計數已而果然及俱不出其謀已沮然未知其意
又以大行未卜疾勢如何未敢啟口然余竊揆之萬一
有變故唯端王年長當立無疑至日早聚僕射廳余遂
云天下事無大小然理在目前但以大公至正之心處
之無不當者冀同列默諭此意及至簾前遽有簡王之
請兼厲聲陳白唯恐眾人不聞及長樂宣諭眾議稱允
渠亦更無一言但奉行而已余語中書云嘗言其多計
數果然但謀事疏率初欲獨留意已欲專此事及倉卒
又不謀於眾遽發此言殊可駭本欲羸眾人今乃如此
所謂還著於本人也轄亦以爲然余又曰渠之言如此
禍將奈何轄云此固不足論但於簡王亦不安爾退赴
資善堂晚復入福備臨同百官自垂拱入是夕宿資善
通夕不能寐廷臣哭多哀諸王唯簡王哭甚哀睦王未

嘗有淚左轄等皆訝之自是日赴朝晡臨早聚因言昨日已肆赦及添入敘用牽復量移等路當須奉行因又言余嘗於上前云編敕刺配法中亦分廣南及遠惡處爲兩等今在遠惡處者縱未可徙內地且多廣南一善郡亦稍慰人心公等不可不以此奉行眾皆許肯夔云于開致遠等皆當復職是日傳宣取前者內馮說起入內省乃陳貴儀閣中人嘗抱今上紹聖被逐元豐中亦

卷簾

十一日宣赦畢赴內東門余云赦文中不曾及責

降編管安置人等如何夔鳳皆云自有赦格余云外人安知赦上服藥如此欲以召歡聲和氣何須更爾閉藏夔云非閉藏要添入卽添遂貼麻添入應合復敘用量移移放人等並疾速檢舉施行庚辰赴福甯朝臨不哭是日殿上垂簾見几筵退遂赴文德殿宣登極赦訖假寢至亭午乃飯夔招聚廳左轄云都知等來太常計

曾公遺錄卷九

六

會儀範許與不許之類先閱會要見天聖嘉祐垂簾故事皇太后稱吾臣僚上表答云覽表具知所請宜不許宜許及五日一垂簾同聽政臣僚起居皇太后訖移班起居皇帝皇帝坐西乃皇太后之上皆天聖故事嘉祐末英廟請慈聖同聽政初同御五月蓋英宗方服藥內

東門小殿垂簾至七月十三日英宗閒日御前後殿輔臣奏事退詣內東門簾前覆奏皇太后會要云皇太后勉徇上請同聽政而未嘗御前殿百司亦不奏事唯中書密院詣內東門小殿覆奏事而已明年手書還政又故事唯慈聖不立生辰節名不遣使契丹若天聖元豐則御殿垂簾立誕節名遣使與北虜往還及避家諱等余初問同列今日當如何處之夔以下皆云當具此兩次故事稟旨余獨曰不然此事乃吾輩所當任若稟上旨恐難裁減若稟長樂亦難可否今上長君豈可垂簾

聽政正當從吾等請如嘉祐故事施行乃爲得禮眾皆
聳服以爲當然左轄徐云卞猶疑之天聖元豐與今日
皆遺制處分與嘉祐末英宗請聽政不同萬一爲他人
論議如此奈何余云不然今日之事雖載於遺制實出
自德音又皆長君正與嘉祐事相似眾亦悅服以爲當
轄亦云須如此講議乃說到道理處遂同入劄子乞晚
臨訖奏事退詣簾前覆奏尋得旨依奏此奏亦余所草
定蓋劄子中所乞奏事次第已如治平故事矣

晚赴

晡臨遂至東序起居訖升殿上服淺黃袍紅帶遂出嘉

祐治平故事天聖故事更不將上進呈上云恰一般余

遂指五月同御小殿蓋英宗方服藥恐未嘗同坐至七

月御前後殿卽是英宗已安日御前後殿奏事退赴內

東門覆奏今日正當用此故事又云雖遺制所載實出

自德音正與治平事一般又言章獻時仁宗方十三宣

會公遺錄卷九

七

仁時大行方十歲陛下豈可坐簾中上甚悅云事體雖
當然且更稟皇太后聖旨余云陛下長年聖德謙挹請
皇太后權同聽覽今故事如此固當稟皇太后然足以
見聖意謙屈曲盡事體同列亦皆稱贊余又云大行不
幸棄天下陛下入繼大統唯於事兩宮當盡禮上云固
當爾左轄云天下大計已定唯是先帝法度政事當持
守余云事止有是非若所持守於公議爲是孰敢以爲
不然遂退降階皇帝亦降坐垂簾太后臨門坐余謂都
知御藥等云椅子當近簾庶便於奏事遂引班起居訖
卻卷簾至寢閣簾前奏事進呈嘉祐故事如前太后云
相公等裁定夔與余皆云須取稟聖旨太后又云莫奏
取官家指揮余云適皇帝再三令稟皇太后聖旨兼此
事是皇太后身分事皇帝實難裁處夔亦云是太后面
分事遂答云皇帝長成本不須如此只爲皇帝再三堅

請故且勉從非久便當還政只如慈聖故事甚好余等皆稱贊皇太后聖德謙恭德音如此實近世之所罕有
余云既得旨不御前後殿唯三省密院於內東門覆奏
職事則百司皆不奏事臣僚不上表章生辰不建節名
不遣使契丹皆當如慈聖故事余又云如此便批聖旨
施行太后云已知再三諭云皇帝所生陳貴儀當追贈
皇太妃余等愕然方覺思慮所未及唯唯奉詔又云皇
帝以申王是兄欲優加禮數余等皆云聖意如此甚善
又宣諭云皇帝欲先次優與官封余等皆云來日便進
呈鑾院降制太后云好又奏大行皇帝皇后當別建宮
殿名號容別具奏稟緣不可居坤甯太后亦云好自初
奏事垂簾不見上只立於太后坐側及言申王事又於
椅子後附耳語太后故又再宣諭退出內東門聚丞相
廳議追冊太妃封申王及增崇兩宮并處中宮事是日

會通錄卷九

又

差宋用臣修奉山陵初議欲取旨余云欲得人非用臣不可必能省費愛惜役兵以用臣素善使人故也眾皆然之遂擬定進

是日宰執各賜御酒四瓶食兩合各
以短表謝中使各五千知密司白親王以下皆用兩表
謝余云不須蓋已得旨也是日余又謂同列今日奏事
次第如此遂爲定式矣先奏皇帝次覆奏太后已如今
日所得指揮眾皆欣服 辛巳早赴臨訖退回觀粹宮
皆舉哭梓宮長九尺餘高五尺餘裏明闊四尺餘皆巨
材唯底板側貼數寸已布漆訖但未施丹爾梓宮中別
設一板曰臥龍板亦丹漆用錦通裏大斂則先置神御
於此板上左右各十二環以綵索舉之奉入梓宮 皇
太后手詔付中書省與同降御寶批同云皇帝踐祚之
初勉從勤請非久便當退歸房闕除不御前後殿已指
揮外如迴避家諱之類並勿施行又二府已議定贈陳

太妃申王加官進封及元符皇后等事遂入劄子晚臨
訖乞依昨日次第奏事仍云今後有合奉事乞計會入
內省取旨依此引對得旨依哺臨訖起居升殿奏事如
庚辰儀尋進呈太后手詔因言陛下謙挹請太后同聽
政而太后德音如此實古今所未有上亦稱歎云更取
皇太后聖旨余又言手詔文詞甚美雖外廷詞臣亦不
能彷彿上云皇太后聰明自神宗時已與聞政事余云
臣等雖方得侍清光然兩日聞皇帝皇太后德音相與
稱頌不能已上云若依太后聖旨施行當降詔 又進
呈昨日得皇太后聖旨貴儀陳氏追號皇太妃仍令有
司擇日備禮奉冊得旨依 又進呈皇太后合增崇禮
數令禮部太常疾速詳定聞奏 又進呈申王加太傅
進大國賜贊拜不名以十六日降制 又進呈大行皇
帝皇后宮殿並以元符爲名稱元符皇后並依擬定因

言與國中待孝章皇后禮數未至當務從優厚上云太
后亦知此事上又云皇太后只有宗回宗良二弟當優
與推恩卞云與節度使余云觀察使覃恩恐只合移鎮
如此是轉兩官兼節鉞非轉官可比然紹聖初大行初
親政太后太妃家亦各轉官上曰如此更以上有何恩
數下云使相余云此尤不可輕授上亦默然余又言朱
伯材任瑜恐亦當遷紹聖初遷兩官上云不同且近後
三省又言太后更有一二妹壻亦合與推恩上云好余
云臣有所聞不敢不奏太后一妹壻是李許之子許因
緣陳衍得閤門使餘人不得援例大行每切齒屢欲削
籍竟隱忍而止又嘗諭密院云今任滿更與一外任勿
令來恐陛下欲知夔亦云然遂退起居訖簾前覆奏首
出手詔因稱頌聖德如此實前代所未有太后云內臣
黃臣乞改名 黃名經臣正避向王諱也 若今天下人皆

改名乃爲萬世笑端又奏云皇帝今取太后聖旨答云但依此施行遂奏云適已得皇帝旨令降詔又進呈陳太妃及申王文字上旨令十六日降太妃制次日申王制答云大好進呈增崇禮數又呈元符宮殿余云當以皇儀殿處之眾皆云興國中孝章故事不可用太后云神宗嘗以孝章事爲未安曾云若使二哥爲之謂岐王顥便是你樣子言訖泣下夔云神宗亦嘗謂輔臣云處之太薄又奏上旨令與宗回宗良建節太后云不可外人將謂才聽政便以濫恩及私家決不可余云皇帝聖旨甚堅再三云太后親弟唯有兩人太后云是如此然必未可若皇帝意欲爾亦須且緩俟禫除後別議太后又云上聰明萃王以下皆不及又云上性仁慈見打人亦怕夔退云瑤華時有宮妾被拷掠者至死於鞭捶上聞之至爲之泣下余云大行雖不幸早棄天下然

今上嗣立皆神宗之子亦近世所罕有夔云神宗留意政事更張法度爲萬世之利此福報也下云臣等皆神宗拔擢唯謹守神宗法度所以報德皇太后必盡知神宗政事本末夔又云神宗政事如此中間遭變亂可爲切齒太后亦歎息余云臣首被神宗識拔於政事法度無所不與所擢人材今日用之者皆是太后云相公等皆神宗舊臣且更與輔佐官家余云臣在熙甯中間神宗省覽文字嘗至深夜左右未嘗有婦人其屬精憂勤如此太后云官家性勤篤必似得神宗余云此宗社天下之福退遂同入劄子以太后旨未許行宗回宗良恩命令且緩未審當以甚日降制上旨令申王同日降制尋得御批云且依例推恩其節度使指揮未可施行晚又得御批付三省侍從官禮官議興國二年服是何服紀令疾速指定聞奏夔遣堂吏來白答以批付三省

恐密院不得與夔遂已是日仍奏上以兩日檢尋文字
皆晚方乞對上云不妨下云恐屬不恭不敢不奏知
壬午黎明詣夔論集議事云密院不與有三不可太后
手詔付三省并陳太妃追冊申王加恩宗回進官皆非
密院職事而密院皆同得旨同奉行而此獨不與一不
可也侍從官皆與議而獨密院不與二不可也三省若
同上密院不可先退須別班奏事恐於體未安三不可
也夔夔然曰是不可不與鳳轄後至亦云當同議余云
此事若爲私謀則不須與以國事言之則不敢辭眾皆
然之早赴臨訖退 再觀粹宮見近習畫東宮圖云若
干見在若干入內省御藥院展入若干見在空閒然不
知何用左轄亦深疑之退召從官禮官合議興國服紀
蔡京云三年喪無疑緣兩宮及羣臣皆行三年喪若舉
樂誰與同聽者兼今上嘗北面於大行自是君臣無疑

余問從官禮官云蔡承旨之言是否眾皆云是夔遂詬
太常云既是合行三年喪因何卻言舉樂自不相妨曾
旼者頗飾非喋喋夔聲色益厲余云不須爾此是國初
草創有司講求未至若云不相妨是不當眾皆云不是
旼亦屈仍云昨日十數次來催文字若不如此必更怒
余云此尤不可禮官當執典禮豈可言怒況何以知有
怒意夔又厲聲詬之云亂道旼怒甚云亦不是失職余
云太常所定顯是不當須如此聲說眾官等皆云當如
此徐鐸黃裳默然余與左轄問之亦皆云是遂令退草
奏狀 晚得所奏遂具劄子繳進云合行三年之喪御
寶批依 晚禮直官張子諒來言劉瑗問皇帝未成服
開合系紅帶否子諒答以羣臣皆黑帶恐不可御紅帶
瑗云何故子諒云皇帝於大行稱臣否瑗云是是先是
余已爲同列言服紅帶未當次日見上止服黃背子不

是日早宣陳太妃制訖拜第一表請皇帝聽政

癸未早赴福甯臨欲赴聽批答而批答未出遂退
夔獨赴文德宣申王制 晚赴輔臨議欲以朔日請

對奏事至垂拱引喝內臣前迎云有旨召對臨訖遂赴
東序起居升殿上云皇太后有指揮事余等唯唯 是

日中批付密院內侍省押班及帶御器械皆闕官令慎

選曾經邊任有戰功無過犯私罪徒情重資考深三五
人具名進入蓋是日已宣押前省押班宋用臣充入內

副都知惟閻安一名又與馮世甯同充按行山陵使副

前省全闕人故余以著令兩省押班乃三省同除遂白

三省云此事當同奏皆然之余遂云適准御批令選內

臣大使臣充押班帶御器械已下吏部取索臣不能悉

記姓名然有戰功如全惟幾之類恐不可充此選臣嘗

聞神宗宣諭云兩省都知押班非性行溫良者不可為

之蓋其閒多龕疏不平穩以至帶御器械亦須次補押

班亦不可不慎擇上云不平穩人固不可用但具名進

入當更與執政商量余又言朝廷自近歲以來經營邊

事無不如意今西夏已進誓表朝廷已降誓詔邊事遂

且休息昨為青唐董氈為阿里骨篡位阿里骨死其子

瞎征又嗣立國人不服故迎董氈之姪溪巴溫欲復其

國姓既而國中紛亂首領多欲歸溪巴溫瞎征不能自

立遂亦出降而溪巴溫之子隴拶遂入青唐稱王子邊

臣欲因而有其地遂渡河據邈川以重兵蹕之故隴拶

亦出降朝廷遂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既而部族

多反叛覆軍殺將見今事宜未息見又引兵圍錯鑿城

城中亦有將佐士卒尙未聞勝負上云此等事須卿等

與措置余云臣等固不敢不盡力然蕃情未安未敢保

其無事近已降詔旨以隴拶為河西節度使令如府州

折氏世世承襲知鄯州庶蕃情順服事已如此但且隨宜營救維持而已上云甚好此論皆先與三省議以謂當如此奏陳及敷陳於上前皆余也三省和之而已又與三省同進呈乞訪求故皇太妃親屬劄子留中亦余發之也遂退以起居訖至簾前太后宣諭云陳太妃瑩域當如何夔遽云臣等曾議當以卽瑩爲園余遽止云當自有典禮須下有司同議眾皆以謂當如此余云瑩在奉先太后曰然余云當改卜否太后云地好恐不須改遂以選擇班及青唐事奏太后德音一如上所諭退遂與三省召禮官諭以欲崇奉故太妃瑩域等事令檢尋典故又同具劄子奏故皇太妃瑩域合行崇奉及將來奉冊應干典禮令禮部太常寺檢詳典故講議同奏貼黃云雖已奉皇太后聖旨緣未曾奏稟皇帝須至聞奏御寶批依皇太后聖旨又同入劄子奏已奏乞崇

奉故太妃瑩域及應干典禮欲先以下所屬差使臣兵員守護批依奏

是日又言李穀押體撈等赴闕已止住且令在西京聽旨繳引見須在聽政後除服前兵衛難

以鹿裘裏護欲令九日到闕十日赴殿定日引見又言大行本欲御樓但於後殿引見可也以至諸軍素隊排立樓前仗衛皆當罷上及太后皆深然之又奏熙河欲得隴撈早來以撫定番情恐上問便可引見上亦許之

是日上及太母遣二中使賜章惇金重三百兩小龍

茶一斤餘執政皆二百兩小龍茶一斤尋具短表謝此

特恩非故事也

甲申早赴福甯臨二府同乞對升殿

曲謝昨日曲賜兩拜次見太母亦如之

又奏紹聖元年

張舜臣奉使北虜問大行聖壽答以二十四五

時年

舜臣奏云戎孫以少長排行故問大行嘗云此不

爭當以實告今告哀使至虜中恐亦問及聖壽未敢指

揮上云以實告不妨余云聖壽臣等亦未審知上云壬戌生十九歲余云戎孫卯生故虜人問云興龍節是辰生使者謬云以漢室興龍之意名非爲辰生也又稱戎孫爲皇子使者亦折之若以孫爲子則亂昭穆之序若我以實告責之以實則兄弟行也但爭長爾故大行云以實告不爭上云甚好尋以此覆奏太后太后又云陳太后家恐有人作班行然恐已不在俟更詢問是日晚引揖使者臣宜召觀梓宮中器玩有金筆硯匣珊瑚筆架及他琉璃具玉器不可勝記內有眞珠絳於玉轎狀

後載兩旗不知何物

是日得御批令二府十九日各

故事成服後更不宿當十八日晚

便歸

太常呈成服奉慰皇后訖詣內東門進名慰皇

太后皇太妃皇后余疑百官初慰皇太后今何以進名太常云奏得旨蓋太后以不御殿故不肯受百官慰余

會公遺錄卷九

十四

謂同列云太后聖德如此舉措無不中節此近世所未有也

是日又同觀梓宮漆飾皆已具

乙酉赴福甯

臨退又同觀梓宮皆已備具已徙置門北庭下俟時入

福甯權措丙地至巳時五刻赴垂拱俟大斂斂以午時

一時至未時乃畢殿上卷簾簾以白緣欲轉簾次云太妃燒香未畢又少選卷簾

入福甯哭奠移班慰皇帝訖

詣內東門進名慰皇太妃皇太后皇后至申時六刻赴

垂拱八刻成服訖入福甯庭下舉哭皇帝行禮訖上燒香率臣進酒給事中讀祝頌上及郡臣皆再拜

梓宮前

有黃屏几筵亦不甚廣以地步有限爾簾垂移班詣東

序慰皇帝羣臣皆哭慟上亦掩面號泣退赴內東門進

名如前百官出已昏暮密院據開封狀乞燒糶盆奏從

之仍下皇城司步軍司開封府令嚴切點檢照管軍事

畢晝時撲滅訖申密院是日批出除張承鑑內侍省

押班交文炳帶御器械先是令具三五多進入密院取索唯此兩人可與選外有梁安禮全惟幾高偉李元雖經邊任有戰功慮人材性行難以與選既而中批止用所選兩人是日中使押賜大行遺留宰臣金百兩珠子七萬犀帶貳細衣著百疋執政金四百兩珠子五萬餘同上犀帶一黑犀作子一班犀已釘者有龍環襪衣著錦二十疋緊絲綾羅絹各二十疋內錦綾緊絲共七十疋有龍多北虜禮幣中物中使贈兩笏相三笏丙

戊早晚赴福福臨退進名起居垂拱殿門外是日中

批付三省以尚書及從官闕令與樞密院參議具前執政等十人餘可充從官者二十人具名進入晚聚僕射

廳議以四修撰陸佃子開龔原郭知章及蔣之奇葉祖洽邢恕等名聞奏又云葉濤亦當與選夔云如此則王

古范純粹亦當具余云不然濤非以元祐親黨得罪與

兩人者不同左轄初亦難之既而云濤亦不妨但須并

朱服不可遺爾是夕還家故事成服後便歸御批令

十九日各歸本廳治事更不止宿丁亥赴早臨遂乞

奏事以前執政及從官等姓名面奏呂惠卿居首上遽

指之曰且令在邊次至韓忠彥上云此當召又次至李

清臣余云以婦人狂言故罷政本無事上云馬上共見

是日親王宰執皆扈從轄云更別因一事削職余云只

爲不進呈明氏狀更無事及黃履上云此三人皆可召

余又指安燾云陛下知此人否元豐末舊人皆去唯燾

至元祐四年丁憂乃罷上頷之至林希無所可否次及

蔣之奇上亦云當召復兼學士見闕又及葉祖洽余云

在朝無所附麗亦可用上許之至呂嘉問憲序辰輩余

亦云陛下必已知此人上云知次及葉濤余云嘗爲中

書舍人有氣節敢言可用次邢恕并朱服三人上亦知

其反覆夔獨指濤云唯此人可用又陸佃子開郭知章龔原上亦云皆可擢眾皆云肇在神考時已作館職余云兩曾修史昨以修實錄得罪然實非元祐之黨上然之次覆奏於簾前所陳如上太母云元豐末眾人皆去惟安燾不去是不正當并上所取捨皆合公議余因云皇帝皇太后洞照人材如此臣等更無可言者

晚赴臨至二十二日乃罷是日禮官來白故太妃崇奉事欲即

圓廟加諡號等又云禮部議殊非允左轄亦云用元德章繇事皆不可行 戊子赴早晚臨 中批令具會

任管軍人具名進入 又降故皇太妃親屬姓名并宗

枝圖付中書省皇城司申傳宣入廂探事紹聖以後添

差十六人並放罷 先是已罷延春閣後苑宮門親從官四十餘人並遣還元差來處後苑門乃月臺所在大行遊宴之所聞悉已鑿閉故罷差人 己丑早臨訖乞對

會公遺錄卷九

十一

遂進呈管軍止闕三人有王愨者曾管軍因邊事得罪罷黜恐當用赦敘復上深然之 又呈劉安張存折可適等皆邊人不可用姚雄姚古皆麟之親姪至苗履上遽云此可作管軍眾皆云然鳳轄又云大行亦累欲進擢余初謂唯履一人可與選以與縕生親嫌不敢啟口而上遽已及之余稱善而已又進之故太妃親屬長兄奉職永成崇班承制閤門祇候次永清供奉官看班餘自親姪甥及堂兄并姪甥之子及姪甥女之夫又一人隨母女之夫皆得侍禁殿直借奉職上初云恐不可在閤門余云日久自習熟初自當免祇應不妨李用和例極高此止用仙遊夫人弟任澤除供奉官例除之上乃許 又呈聽政日云故事止三表本欲擇二十二日今三表不允日官謂唯二月一日二日可用前後皆無吉日朔日恐不可視朝二日亦三七日然於禮文無害恐

可用上云五表當允二日甚好次覆奏於簾前悉如上
所陳太母云三日聽政差遲亦不妨余云祖宗皆逾旬
便聽政 庚寅早臨退乞對 同呈隨龍人治平例有
官者各遷一官直省官得左侍禁殿侍得借奉職小侍
得差使上旨太管勾劉瑗遷三官 宣政使選防餘皆兩
故事一資 小殿侍借職餘如故
事又長宿車子及登位日恭承翊衛內臣四人張琳張
祐各兩官餘一官皆太后殿中人在藩邸祇應日久太
后云此四人不須推恩只爲官家再三須要與恩澤三
省行內知客醫官等亦皆轉兩資 故事止一資 有一軍
將者上旨令與奉職云近有劄子陳乞與轉資至今未
有指揮故優與之又呈故太妃贈三代條格當得三少
用聖瑞例當得東宮三師夫人封次國而聖瑞昨以嗣
父崔傑未贈官初贈太尉母封大國余云當用此例緣

會公遺錄卷九

故太妃曾祖乃正任防禦使父遙郡不可卑於未有官
者曾祖母而下皆當封大國上以爲然左轄猶再稟云
父贈太尉祖及曾祖贈三太或便贈三師眾云如此恐
不倫遂贈太保太傅又呈太后聖瑞元符三代皆如故
事及覆奏於簾前太后亦云崔傑初贈太高然今日不
可不用此例隨龍人中有因元祐事實降者 梁知新藤
州驛管曾盡萬州監稅 上旨令並罷例轉官又云本以

元祐親黨被黜然亦無事內臣皆能言之梁知新只是
曾在宣仁殿中管勾文字 是日又批云內侍省闕官
應見責降在外監當者已經大赦並放還令赴省供職
責降者 本入內省人因無責降充前省今已悉召還 又

批閭守勲元豐中內東門司久在藩邸管勾事令寄資
添差勾當御藥院 辛卯小祥赴福雷皇帝行禮如成
服日捲簾舉哭訖移班奉慰又詣內東門進名慰三宮

訖易常服赴東閣門聽第五批答允聽政

凡聽批各拜

表皆易吉服惟黑帶

退赴都堂去杖經易縗服訖歸府

布幘頭上領麈尾屨絰戴白布席帽白鞞傘

壬辰赴

福甯臨訖求對同呈青唐邊事以秦希甫論鄯州難守而胡宗回怪怒乞迴避并前後臣僚論鄯州棄守利害不同備錄下宗回希甫公共叶心體度邊情具果決指定可守可棄事狀聞奏如有可守之理而輕議廢棄或不可強守而妄稱可守者致誤措置當重行典憲如挾私避事故相違戾亦當根究理曲之人竄黜仍令宗回同計置搬運糧草因言青唐本以國人不平阿里骨父子篡位故逐瞎征而立隴拶邊人因而欲有其地臣自事初累曾力爭以謂不可爲及瞎征隴拶相繼出降宰臣率百官稱賀建置鄯州臣不復敢啟口然西番尋復反叛亦累於大行前敷陳以謂此事本不可以爲業已

會公遺錄卷九

五

建置州郡預告天下百官四方上章稱慶一旦棄之豈不取笑中外今於不得已中但當儘力醫治拯救若鄯州不可守猶當西守湟州東建洮州以相維持且以先帝謂神宗以熙河洮岷爲一路詔旨其後賊愈猖獗至覆軍殺將遂降旨以隴拶爲河西節度使知鄯州與王瞻同爲隴右都護同管勾軍馬司公事然議者尙以謂隴拶父子恐未肯聽命亦累下胡宗回秦希甫令具鄯州合棄守利害聞奏合更責以果決指定棄守事狀上云如此行遣亦已盡矣余又云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進築城寨五十餘所無不如意臨了作此一事至今狼狽了當不得無如之何

是日退赴都堂召禮官督增崇

皇太后禮數是日上又督增崇皇太后禮數事云當

乘大安輦余等皆云禮官已檢尋文字詳定上云且先了當皇太后文字皇太妃更節次三五日或旬日不好

余等唯唯至簾前覆奏如上所陳皇太后諭云先朝妃嬪當進封又云太行乳母竇氏并本殿中伴人久在大行左右自年歲來大行飲食不進至有全不進晚膳時一切掩覆並不會來道直至疾勢已深尚不肯言理當削髮屏逐然不忍如此且須降黜又韓才人者不是房院宮中呼嬪御郡君才人以上為房大行服藥猶使性

氣不會事亦當削髮且與一紅霞帔名目令往守陵因慟哭余等亦哭又宣諭云大行病已深尚未盡知一日忽使來人云今年上元上樓不得珠子衣服亦著不得須且罷觀燈方驚駭去歲太后為不安不曾上樓大行每云孃孃不上樓來殊冷淡今年且上樓來卻忽見來如此傳語元來病勢已重尙未詳知又慟哭不已宮中嬪御職次及所宣諭姓名外庭皆不知太后云待便批云是日中批以苗德妃邢淑妃為貴妃宗賢妃為德妃

餘皆遞遷竇氏降郡夫人本大國夫人韓氏追才人郡君兩資是夕錄院是日又同除王府官徐勣何執中

寶文閣侍制兼侍講侍讀 癸巳 甲午赴垂簾進名 訖退歸逐廳視事自癸巳不赴臨未後二刻出院如平時

乙未垂拱進名起居訖求對自內東門入以罷臨後垂拱門不開故起居訖升福甯東序 同呈皇太后

增崇儀數大約皆如宣仁故事比之慈聖有加唯不鳴鞭不用馬隊及茶酒班殿侍蓋臣僚不從故唯此與宣仁不同

奏簾前皇太后云本不須同聽政只為官家堅請禮數皆過當眾云慈聖作后時曹侂已作節度使太后云只有二弟然皆不近道理余云曹侂人材亦至尋常太后云宗回怎生得似他左轄云宗良亦簡靜太后云卻是傳範不可得今有三叔父皆未曾沾恩 是日上旨又

及尙書從官闕人余云姓名已進入上云只是韓忠彥李清臣黃履三人安燾不堪其次從官如何余云四修撰及葉濤等恐可除上云蔣之奇余云葉祖洽亦是上云待批出余又云不唯從官執政亦闕本是八員今止有其半夔云三省密院各只一人上亦云少一半左轄遽云此尤不可不審至簾前余又云上旨又及尙書從官闕臣等奏云姓名已進入在聖斷裁處同言前執政只三人夔遽云元祐措置邊事皆韓忠彥昨至紹聖二年西人分畫地界作過說話指揮使去會布欲一變邊事忠彥猶云待捉了高永能後商量永能乃本路鈐轄亦商量地界官會布云恁時無面見天下人方屈服安燾尤甚以謂汝遮先帝不敢築今何可議其後進築乃在汝遮二百五十里外余云忠彥誠有此言然亦柔順易屈服安燾誠拗強難與議事夔云忠彥若在朝廷亦

做邊事不得遂退先是上又嘗語及人材余云陛下踐祚之初中外觀望凡號令政事進退人材不可不慎及至簾前又以此奏左轄云只是恐有人援引詆毀先帝之人望皇太后主張照察余云同是臣子古人有言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亦必無此理左轄退云公之言甚好然外人已傳召梁惟簡歸也不可不慮余云公但安心蘇軾輩必未便歸也其他則未可知是日又呈劉安民狀云元符皇后家乞依三后家入內上云后妃家自當入許將云他不止欲入臨卻云生辰上壽及非時進奉慶賀皆欲依三后家入內上云后妃家自當如此將默然安民此狀投已久累日前欲將將上而左轄止之將亦縮余嘗與夔密論其舉措如此可歎及聞德音皆有愧色余則不然入國首命朱孝孫告諭首差劉安民安澤下最爲大行眷顧一旦遽爾殊

可歎也又一日上語及差宋用臣修城云此本用臣職事近頗曠壞用臣必有措置夔云城多生草權兌會布數出城亦見其如此上云醴泉觀左右亦自可見余云神宗修城至於樓櫓筵籬之類無不備具今多已壞得用臣董之必漸可整葺用臣善役使人人樂爲之用蓋能照管存卹故臣昨差用臣修護山陵亦以謂山陵之役正在盛夏非得此等人存恤役兵必多損失人命上深以爲然又言臣在大行時凡十數次曾言宋用臣當領修城事以至城用木植今多已充他用上云只爲修造處多左轄云興國院是英宗神宗所生之地神宗嚙積下材植准備修建今亦總使了余竊歎而已退見王渙之云外議皆言三省以日前多歸咎大行唯見王未嘗不追誦大行德音余云大行聖質過人朝廷政事有過當者皆一二人之罪若更歸咎尤可處也 是日

又呈前執政不帶職者及張敦禮等責降人恐合依例支登極支賜

大行遺賜密院已得旨支給

上及太后皆

以爲合支 二省又言張敦禮草疏詆毀神宗政事云始於王安石成於蔡確是神宗朝無一事是也太母云自家戚里不合管他朝廷事然當時行遣時他亦太重是日遂批出韓忠彥除吏書李清臣禮書黃履資政侍讀 夔嘗云前執政有例作經筵 陸佃吏侍郭知章工

侍筆中書舍人龔原祕書監侍讀 尋又批出令契勘

尙書侍郎等合帶行守試字當日降告詞以劄子召赴闕

是日余謂三省云昨御批差除本令密院參議進入

姓名今乃不得見御批莫不是否又呼堂吏來云是依官制格不致鹵莽余云御批是違官制也 是日又批

侍三省密院云秦希甫等奏鄴州利害不同已劄下希甫令般運糧草等應副及今於經略司及提舉司常

平等應不許支借錢物內借支三十萬去訖令三省密院更詳議腳乘等合應副使書件疾速施行又令城寨未得倉猝興工別聽處分丙申進名起居又自內東

門求對因擬定希甫所乞調發陝西一路人夫保甲難議施行外已盡許顧秦州車乘頭口及通遠軍等處亦有可顧召如不足更以差去廂軍相兼般運候有備於春夏以來漸次先後進築鄯遑一帶堡寨如鄯州不可守亦須極力營辦爲固守遑州之計餘依御前劄子指揮施行上深然之余又云此乃不得已也如前所奏醫治拯救而已上云未棄舍閒須極力應副夔云聖諭如此曲盡事情矣丁酉旬休是日同呈斬草破地用四月四日折攢七月十一日興靈七月二十日大葬八月八日從之山陵制度並依元豐八年例

二月戊戌朔赴福臨移班奉慰次詣內東門進名退

曾入遺錄卷九

三

歸府 己亥三七起臨奉慰進名如前遂與百官至軍校同赴迎陽聽政作一班四拜起居訖余升殿承旨宰臣出班致詞請聽余宣答制可宰臣以下再拜訖宰執親王作一班升殿面慰御藥宣答再拜次宗室從官管軍升慰訖三省密院同奏事上自初坐慟哭涕泗至奏事時哭未已余等進對以宗社大計願少抑聖情上復哭遂同呈陝西運判秦希甫奏鄯遑州事宜急切糧運不繼胡宗回論議不同詔宗回等依二十五日二十七二十九日指揮速具果決棄守事狀聞奏再對張承鑑替宋用臣前省所領職事又差凌文晒勾當軍頭司余以海州召還曲謝因言陛下踐阼之初號令政事無不深合人望及韓忠彥等除命一出中外翕然稱誦聖德凡此等人皆久當收召但以三省所不悅故未得還若非陛下特降詔旨令密院參議此等人姓名無

由上達上問肇何在何時可到余云在海州已得旨乘驛不逾月可到闕又問韓忠彥等余云忠彥等皆神宗所擢雖在元祐秉政不免隨眾變亂邊事然亦無他上云無事余云韓琦定策立英宗此功豈可忘若謂元祐曾秉政則許將亦是大行亦嘗宣諭云與許將何異清臣之出陛下所知上云黃履何故余云止爲救鄒浩上云浩何以敗所言何事余云外廷不許知然所論者止元符皇后爾上領之余云黃履所陳若大家同心肯相率開陳則大行無不聽納之理履不敢與眾議故率爾直前遂取又怒若大臣肯同開陳人主雖怒豈可盡逐上亦領之因言執政太闕人余云陛下視在廷之人有可進擢者否捨此三人誰可過之者又皆已試用之人必勝於輕進未用者上亦首肯余又云尙書從官員已粗足今日所先務唯言官亦太闕少誠使言事官得人

中外臣僚不敢爲姦欺則陛下可優游無爲而治矣其次如左右司郎中及其他闕員甚多臣常以謂朝廷政事外人所未能詳知唯進退人材當否最繫中外觀望陛下臨政之初此最爲先務況近經大沛責降敘復人不少處之不可失當元豐未差除亦嘗令密院同取旨上云只恐是三省職事余云臣非欲與事但恐三省有所蒙蔽誤朝廷舉措臣孤愚拙直不敢顧惜人情萬一恐有以少裨聖聽爾遂退同三省赴內東門夔遽呼尙書省禮房出劄子云內東門覆奏事須同奏乃太常寺所定三省密院同得旨依余初失於詳閱今乃覺其爲姦蓋恐余獨於簾前奏事爾余因云三省密院同奏職事有此故事否夔云乾興天聖中丁謂欲獨班奏事眾以爲不可乃故事余云此事體大豈太常寺所可定旣不會與同列商量又不曾稟旨便如此行莫未安否夔

云太常寺曾稟白余云不曾見左轄亦云不曾見余云此亦不爭密院獨班於簾前奏事誠未安然豈可不商量後便如此定左轄云須檢故事須是尋催班遂同赴簾前先同呈二府文字訖 又同呈三省文字 是日三省差知舉官錢院 次同呈密院文字訖退 皇太后

初見二府亦慟哭因云先帝病已久但爲竇氏等掩而不言既已不安猶進紅生及海水團昨雖責降他也自知罪大責輕至初六日尙送慈雲寺供具來爲作慈雲寺慈雲乃太后爲延禧公主所建 聒擾他官家已多所送供具極奇巧直錢亦令人去辭免先帝云恨無好物與孃孃寺中供養及相見又言臣今次上元出不得只待略到集禧燒香更不作樂便歸不知孃孃莫不到慈雲否尋答以慈雲未了亦且依歸年到集禧醴泉燒香不唯疾勢日甚夔云見醫官言初四日猶親帖上元駕

出圖子太后云是又云至十日著灸初不知痛至五十壯後痛甚呼太后及太妃云孃孃姐姐痛忍不得也遂令往問醫官欲只灸五十壯止卻回奏云兩府言三百壯亦不爲多遂灸至百壯然瘡不高亦是惡候又云先帝性極孝事太后過於太妃但於樂不可勸勉才說著便不喜亦常從容委曲婉順勸他亦便不喜言訖復哭遂奏事訖退 太后又言皇帝聖聰本不須同聽政只爲勤請不得已從之相公等必知此意只恐天下人不知必須罵不會事及取笑須降手詔欲令中外知本心非欲與政事也余云近降手詔文理粲然中外稱頌太后云瞎字也不識怎生理會得他天下事近因看邊奏見瞎征名方識瞎字夔云太后聖明但裁處事有理何必識字六祖亦不識字余云太后謙挹豈有不識字之理 旣退余謂夔云三省密院各有職事無同奏之理

布自以謂獨班簾前奏事未安若先商量不妨豈有私竊諭太常寺令如此定朝廷大事既不與同列商量又不稟旨自初喪已來日日奏事何故獨此事不奏稟朝廷之上處事當以大公至正如青天白日何可如此用小數卻被人看破後莫惡模樣否余又顧左轄云太常寺何敢如此必有陰諭風旨者夔聞余云俛默而已聞有所言皆無理趣及聞此言乃云張子諒總會將去呈執政來余云張子諒是太常官長否此事置獄便知風旨所自夔云是曾說理當如此余云余所言皆道理豈可以強勝夔又云三省事亦同呈是無所蔽藏余云密院欲蔽藏是作過否夔云大行已升遐更不能說余云大行言密院作過恐必無此若言三省卻恐有之又云鄧文約已死無照證亦不能說得余云文約云河渠雖已死章疏具在

劉嘗擊停未嘗及余也

余內省無他若

會公遺策卷九

五

他人罪惡不必鄧綰天下人所共知人人皆是照證夔默然二府胥吏輩莫不聞余言也 庚子迎陽起居日參官并軍校并二府親王宗室等同作一班再拜訖退宰執升殿同呈秦希甫與夔書言邊事多與宗回不同令宗回分析及速具果決棄守狀聞奏 又隴拶瞎征等到日更不御樓只後殿引見樓前仗衛及諸軍素隊並罷 再對呈閩守勤差遣 新除御樂 曹誘宮觀上因言慈聖家當優異余云仁宗付英宗以天下神宗大行於慈聖家恩禮無不曲盡上極忻納余又言臣獨當密院日久而都副承旨亦久不除人承旨乃陛下左右親信任使之人願出自聖斷擇可用者除之神宗以李評張誠一爲之擢誠一至觀察使上云神宗待誠一極親信余云然亦或以兩制爲之 退詣內東門同三省簾前覆奏如初 是日三省呈親王嗣王呂惠卿高公繪

姚麟移鎮宗絳仲御仲損仲賜及錢景臻等自留後除節旄宰執皆遷官以登極赦也 是夕鑾院降制 辛丑迎陽起居奏事如前 同呈孫路措置青唐事失當職知興國軍胡宗回奏孫路行遣鹵莽罰三十斤使臣馬政勒停 又詔改正隴拶序位在賸征之上 再對除李嗣徽權皇城司全惟幾同提點孳生監余因爲上言青唐之事本已過舉今急迫如此可憂此事全是章惇力主此議紹聖以來措置邊事無不如意臨了作此事至今狼狽了當不得惇前日亦翻然以謂須用軍令戒王瞻令退歸湟州當時臣子力爭及賸征隴拶出降王瞻入據青唐惇更不與三省密院議卽日入劄子乞率百官稱賀御批依奏遂建鄯湟州臣更無絲啟上云盡見此文字以當時曾差告廟余云初欲重其事不肯遣他宗室故煩陛下親行後來一建中上殿大行以

青唐詢之建中云不知子細但建州郡太早爾大行深然其言亦深以此舉爲悔上云從初外議皆知錯余云惇無他但每事欲爭先故多錯上微哂退詣簾前覆奏如初 是日三省呈管軍宗室戚里觀察使而下皆遷官故事正任遇覃恩止移鎮唯宗室乃遷官元豐中又立宗室官止法至神宗升遐蔡確張璪在中書特與李珣李端慤遷官遂并其他戚里宗室皆遷轉人以謂確等作過故爾今遂用例無不遷者眾頗以爲濫也 上自二日覺面及脣頰皆腫赤諭云極痛兼頭疼至是服黍黏子荆芥之類方小愈太母云初宣召時被驚因心疼服蘇合香元兩服遂覺熱余云此乃氣盛故如此又語及宗回等太后云官家急欲與遷官然豈可與陳王同遷改豈不取笑中外但且緩之 壬寅宅引己正一刻殿殯至午未方畢未初入臨上酌獻訖移班奉慰退

詣內東門進名訖易服赴文德聽批答拜第二表訖赴都堂同上馬是日太母手書付三省云決以祔廟後還政可令中外聞知文詞尤精詳非詞臣可及癸卯大祥赴福上酌獻訖移班奉慰退詣內東門進名遂易禮服斬麗素紗襪淡紫公服墨帶卓鞞轡卓傘鞞傘太常親定故事用布夔初云須裹白頭巾左轄以為不

然爭甚久夔云鞞傘已改舊制乃用元度之論轄大忿云西極亦嘗云何獨下夔云喪與其易也備戚轄怒云是卜欲易喪制也余云當召禮直官詢之禮直官云當用卓巾夔遂屈轄令太常供狀易卓巾又易常服赴東閣門聽第二批答拜第三表遂同赴都堂易服歸甲辰迎陽起居閣門傳中使語以上服動利藥今減文字同呈皇太后手書上云皆出太后聖意甚堅確得旨令頒降施行再對奏事畢因言皇太后兩降手詔不唯

會公遺錄卷九

五

德意甚美兼文詞粲然非外廷詞臣所能及中外莫不稱誦上又云皇太后聖意堅確如此亦無人啟迪皆出聖意余云此甚盛德近古所無有也是日上服垂腳素紗幘頭藍鐵帶淡黃袍上自初踐祚面微腫額及脣有瘡至是雖稍減然未愈且宣諭云以初召入時被驚後苦瘡腫服涼藥多覺泄滯昨夕又動利眾皆云涼藥不可過但當解利爾退詣內東門覆奏是日三省呈中宮王氏以九日鑣院十日降制中宮三月當就館

初同呈手詔太后云皇帝盛年聖聰本不須同聽政但以再三不得已從降請比俟殿殯便欲退處今至祔廟亦屢勉也先丞相最被遇真皇先一年薨不及策立仁宗相公等皆知先丞相事業舊嘗見文言謂經也慈聖盛德然還政亦差遲至今記得此語以此不自違安如此庶幾不違父教不辱先相門風又俗諺云被殺不

如自殺不成更待他時教他人有言謂後還政何如先
自處置爲善眾皆稱頌皇太后盛德前世所無余云自
古母后臨政常患遷延不肯復辟慈聖盛德如此猶須
韓琦陳請乃降手書還政皇太后聽政未逾月閒兩降
手書又決以祔廟後便還政此誠自古所無以至手書
文采外廷詞臣莫可彷彿臣等不勝歎誦而已三省云
已得皇帝聖旨頒降施行答云甚好是月內批王恩
昨除馬軍都虞候起躡在王崇極之上慮別有意義可
速具緣由進入余尋入劄子云王恩差除用燕達劉永
年例超轉在王崇極張璨之上所有恩依係三日同進
呈降指揮見檢尋文字候奏事日面陳次尋以文字三
省候奏事日同呈三省稱善前一日又批李許令罷
涇州便赴闕仍令管旬山險事務靈駕行日分布四面
巡檢許元祐中以附會陳衍特除閣門使餘人不得援

例大行頗切齒屢欲罷黜以長樂故隱忍而已後又乞
歸長樂嘗爲干祈而大行不聽余亦曾特許奏旨大行
云不獨今未可歸任滿更與在外一郡不可令還此
乙巳禫服赴福甯上行酌獻禮訖移班奉慰皆舉哭上
見羣臣亦掩面發哭退詣內東門進名訖歸府是日以
御殿有日自東華門入繇內東門赴福甯自此皆然
丙午四七福甯臨訖奉慰進名如前丁未旬休戊
申御崇政上素紗帽白袍角帶凡起居奏事上殿班及
引後殿公事悉如常儀唯應見謝者十舞蹈四拜起居
而已同呈青唐邊報又呈王恩躡遷在崇極及張
璨之上是時河東方收復葭蘆寨張構王舜臣等引兵
度河而崇極下出諸路副帥於進築討蕩之際未有不
統制軍馬出寨者大行以崇極管軍副帥而邊事之際
乃不與驅策遂罷知代州及管軍遞遷遂擇王恩於其

上兼每以元祐未除崇極張璪爲管軍不當上再三云張璪作管尤可怪今在否余云已作宮觀又呈增崇故太妃瑩寢事太常欲卽瑩爲園卽園立廟并作木主及作寢殿又追諡以諡號爲園名及禮部乞一切用元德章懿故事余云此事難言若改爲園陵卽與溫成同立別廟卽與章惠同若追諡尤不可異日必須改卜無不耐陵寢之理廟必升附廟殿必在景靈乃爲得禮然恐皆未可議禮部便欲用章懿故事尤爲不可上云會得會得此皆不可行余云元德皇后初已追尊然歲時薦饗止設幄殿命內臣行禮唯此故事可用上深然之三省亦皆以爲當如此余又言太常欲增高墳冢此尤不便私家已葬一毫不敢輕動況終須改卜何用增廣上亦深以爲然余因言近歲於裕陵補治溝井用工數百萬不唯震驚陵寢兼今日已無效矣以至埋玉獸以求

繼嗣亦已無驗上云用數萬杵畚築豈不震動玉獸尤不正此乃邪法不知何人建此議三省云只是陰陽家之說乃日官所陳上歎息再三三省亦紛然以爲非便又言張商英言褻聽之說則陵寢震動可知再對余因言溝井事皆三省奉行當時一無所陳今乃亦以爲非便上云青唐事亦然也事之舉措當慎之於初余云聖諭盡之矣先是議故太妃崇奉禮官旣率意妄作並不檢詳典故三省亦無所可否余獨於眞宗實錄中檢元德故事令書吏錄送三省及是上獨以此爲可行夔云內侍行禮太輕乞以從官行事余云此亦不妨上遂許之宰執初以崇奉於母后有嫌然難於開陳及進呈上渙然洞曉次日左轄以忌日失於申陳遂再稟欲前後殿不坐上已難之云莫可坐後殿眾云臣僚私忌猶給假恐不可視事上從之及命已下再批出云故

皇如忌日止坐崇政殿遂追改前命上意欲隆太后猶
以此爲有嫌故不欲再稟 余及許蔡授覃恩告尋告
免宣答宣坐賜茶如常儀 升降皆不拜 是日除林子

中爲魏帥郭知章太原葉祖洽眞定余初稟上以祖洽
所坐與蔣之奇同之奇已還禁林而祖洽獨未牽復何
也上云只爲無闕余云知章則工部有闕上云甚好夔

遽云三省見進呈又欲除嘉問作鎮帥余云祖洽召還
則已若未召則眞定當與祖洽上亦云好旣而三省遂
除嘉問青州召范鎰爲給事以趙挺之爲工侍命出之

日外議喧然以爲不當 已酉同呈邊報 又呈賈崑
修奉山陵特支公使錢二千貫及借二年公使 又呈
中批 戊申日晚批出 以曹誦爲步帥王崇極殿虞賈崑

步虞王愨捧日四廂苗履龍神衛四廂余遂言王崇極
已在王恩之下王恩在涇原累出塞及守平夏有功見

曾公遺篋卷九

三

欲置之邊要崇極在代州乃閒地今卻超遷是貶恩也
恐未安上云卻忘了王恩便可改正又云昨日編排管

軍文字頗勞動卻覺不快會等又云苗履已除管軍慶
帥見闕欲差知慶州兼履見任邊防合除團練使王愨

卽止除刺史上皆從之 再對余以先定三省密院同
奏事於皇太后與故事不同遂令本房以貼子貼三省

門下云不知元改因依尙書省但檢坐故事回報中書
云請問太常寺遂下太常答云蒙門下相公指揮爲故
事不明卽令內中簾前同奏事 謂福備請對時也 合依

見奏事爲定遂改覆字作同字再問之云若謂簾前同
奏事緣皇帝前亦係同奏事豈可便以爲定答云禮部

兩次退狀令改非敢輒行更改遂問禮部云都省批退
都省初批退乃以用帝后同坐故事故退 是日遂具以

取索到文字進呈上云三省亦呈來 夔見密院取索甚

以來未安然於皇太后數數有所貶損兼不曾與同列商量又不曾面奏取旨只暗地諭太常改覆奏事作同奏事以此不取不理會不知當理會否上云稟皇太后必有聖旨

聞禁中亦已知改故事矣

余云以有條約不

敢獨稟皇太后上云留身不妨兼此事已是自家理會得是與三省同稟亦不妨余云臣非不知此然欲先稟陛下及皇太后如合理會方敢與三省同呈上云但留身余云臣弟肇比蒙收用於迎陽聽政之日臣已曾曲謝及至簾前不敢留身以此未曾謝皇太后今得旨留身即欲因而致謝上云甚好至簾前同奏事訖余遂留身因陳弟肇蒙恩收用臣於聽政之日即曲謝皇帝及至簾前卻以三省立條令同奏事不敢留身適得旨許留方敢陳敘臣弟肇流落日久特蒙收召實出異意再

拜訖遂進呈改覆奏文字具言太常云得門下相公指揮余云臣獨當密院非敢於簾前獨班奏事但故事如此下不與同列議上不稟旨使陰諭有司改此一字在臣不敢計較然於皇太后禮數有所貶損不敢不陳適得聖旨云但留身必有聖旨太母云他怎生敢將上來怕這裏捉下余云豈惇怕臣於簾前獨對不知何意況惇於定策之際已是失言不知恐懼又於皇太后禮數上輒行更改一無所畏憚太母云先帝養成他大膽只是疲賴當時曾於簾前議立先帝以此一向大膽無所畏懼他初作相時是藍從熙去宣召從熙是聖瑞閣中人說與惇云此命皇太妃之力為多將來何以報答昨先帝病危聖瑞會云只十二哥是姐姐肚皮裏出來你立取十二哥即穩便先帝自此氣不復語余云此語惇何以得知太母云必是從熙余云若如此罪尤

不可勝誅太后云誅戮有餘事在裏太后語聲甚低余附耳於簾前然不曉凡所記者才半爾兼多再稟乃詳曉余云皇帝踐祚內外皆有異意之人上識慮高遠以此堅請太后同聽政不然誰冀與爲助者太后云誠如此非皇太后誰助之者上拜卻無數至淚下以至勉從他所請余云皇太后勉同聽覽然未一月閒兩降手書遂決以耐廟後還政頒告中外此自古所無臣非敢面諛自昔母后臨朝常悉遷延不肯還政誠未有此比皇太后甚盛之德中外之所歎誦余又云適所進呈文字取聖旨太后云這裏也不爭卻是他朝廷事體既合改正須改正余遂退三省於內東門伺候久之是日宣九公主麻 上是日又問子開云他只是爲人所嫌忌故久在外余云臣兄弟立朝粗有本末不敢自敘然肇昨以修實錄得罪然未進書時已去故初得修撰陸佃

書成乃去又在元祐中除學士尙書卻云情實稍異先復職移藩中外深以爲不平臣亦嘗陳於先帝亦有憫憐之意今旣被收用陛下自可察之其用心如何 庚戌同呈隴撈等引見儀注 又聖瑞增崇儀數除六龍輿依舊只進龍鳳輿外並依太常寺所定 又惠卿放罪當上表謝而用劄子已經大赦劄與惠卿知 又同呈改覆奏事於皇太后爲同奏事太常云門下相公指揮及不當以福甯奏事爲例余云未論事理是非然改故事豈可不稟陛下及皇太后旨上顧余云皇太后聖旨云何余云太后云這裏也不爭然事于朝廷體合改正須改正上云須依故事余云三省密院各有職事未聞三省同呈密院文字密院同呈三省文字然此事臣等本不與議又不曾奏稟臣等皆罪人小鳳云失於點檢只作熟事押過左轄亦云實失於詳覽夔云曾簽書

否余云適已奏失於點檢皆是有罪之人左轄云宜惇
豈止此事不商量於定宗廟社稷大計亦不與眾人商
量便啟口眾莫敢對上云依故事改正再對上問今
日便獨奏事余云雖已得旨而文字未下恐且須同奏
是日除王恩知鎮戎軍姚古知會州因言軍班有條
不得知州軍然祖宗以來例甚多如狄青和斌輩皆是
上許之余因言陛下踐祚以來收用韓忠彥等中外
翕然慰悅及三省除范鏜作給事中趙挺之爲工侍外
議皆以爲不平自官制以來中書舍人給事中皆耳目
之地差除號令一有不當皆得以繳駁其事任不在言
事官之下今以鏜處之實未允眾論然天子者一日萬
幾陛下深居九重之中大小之務何緣一一親省但耳
目之地得人則上下官司孰敢爲姦欺者今日先務莫
如言事官最爲切要臣錄到臺諫官闕臺官六員闕四

員諫官六員闕五員上豐然令留下余因言董敦逸陳

次升孫諤龔夬皆嘗爲言事官可取用上云鄒浩亦是

又云言事官豈可置之死地新州乃必死之所余云不

獨浩次升得南安亦死地近瘴癘一軍官吏死者大半

上又歎息云豈可置之死地余云敦逸敢言氣節昨錄

問瑤華獄先帝欲貶斥臣以謂獄出於掖庭以待御史

錄問欲以取信天下後世今乃貶何以取信上云瑤華

獄本亦無事余又云葉濤乃臣甥婿然在朝廷擊章惇

無所假借與蔡卞友婿然排擊卞尤甚臣雖親可以無

嫌况曾作舍人與敦逸皆可在諫議大夫之選其他士

論所稱如陳瓘王煥之張庭堅之徒皆可用恐未可遽

則已試之人不可不收召上云安惇作中丞

蓋言其不

稱職余云凡今日言官皆可見非獨惇也上云昨日諫
官王祖道上殿所陳殊無倫理又掉下笏取得一劄子

卻掉下圖子山野可怪余云非獨山野其不稱職皆此類也 前一日批付中書向氏三叔各遷一官三妹封國夫人白身二十一入與恩澤宗回宗良建節遂同呈以是夕鑠院 再對覆奏事余更不欲喋喋但略陳改正而已左轄云元不曾商量簾中默然 是日再對上云蔡卞便如此說蓋言其斥惇定策事余云臣本不敢言卞本與惇爲死黨今相失故訐揚如此上云惇全無顏色上及太母呼余但云樞密院以上及卞所言遂具陳昨日簾前堅請同聽政之語上亦然之 辛亥聚都堂差滄州職官曹官畢 夔赴文德宣二白麻 壬子月望福會臨慰進名如常儀 癸丑五七臨慰進名如儀退御紫宸殿朔參官皆赴餘并垂拱班並如儀退赴啟聖院起道場三省相國寺 甲寅寒食節臨慰進名如前是日師朴安中亦入乞 乙卯詣普照菴所致祭

食罷至余氏女舟中日最乃歸 丙辰永定忌西閣進名退赴熙文行香 丁巳旬休 戊午朝垂拱百官四拜起居 同呈胡宗回奏鄆州利害詔令王瞻以心白首領分治青唐訖引兵歸滄州隴拶今依舊主管青唐當議與河西留後又令相度遣王愍姚雄往鄆州同共措置令王瞻受王愍節制依軍法施行 韓粹彥等奏使回至白溝聞國哀易衣乘從人過界舉哀成服不曾與送伴相別 不戴機頭袂衣披毛衫從便門出 特罰銅

二十斤 再對皇太后殿使臣及諸色人推恩並依宣仁例各轉一資上云太母極不欲然故事當爾故批出余云皇太后每事謙挹誠盛德也 余又言陛下踐阼以來收用人材以至號令政事深合人望中外無不欣悅然臣嘗論今日先務莫如言路闕人若此地得人則耳目寢廣何所不聞中外大小之吏不敢爲姦欺則可

以垂拱無爲而治矣願更留聖意兼登極大赦非常赦之比竄謫之人延頸以望生還方春夏瘴癘之時早得遷徙爲賜實大聖諭以謂鄒浩豈以置之死地如浩者萬一不得生還於朝亦非美事上云浩擊惇甚力章疏具在浩之貶惇或與聞度惇必未肯便與移敘余曰聖諭如此臣復何言如此卽不容批付三省不必指名但以大赦應牽復移敘之人速具姓名取旨則必不敢緩也上深欣納

簾前具以陳亦再三稱善

因云元祐之人

雖不可收用豈可不與量移上云亦自有輕重余因言大行聖質睿明臣與韓忠彥紹聖初每聞德音未聞不稱頌歎息惇以范純粹議棄地爲可誅大行答以豈可以一言廢人其後浸潤聽受寢不可解惇美議論不問士大夫以至民兵但云錄了斫了上云大行在禁中亦每有此語乃不知惇言如此余誤朝廷舉措非一

曾公遯錄卷九

五

事多此類如貶竄元祐人過當雖以詆訾神宗政事爲言其實多報私怨以至王珪於定策之際云上自有子無不正之語但以遲疑爲懷異意自宰相師臣降爲司戶參軍豈不太過上云惇今日之語如何蔡卞便面斥其語余云惇若稍知義理何顏復見陛下非聖德仁厚何以涵容至今惇但欲陽爲不采以掩覆其事然當日簾前厲聲唯恐眾人不聞左右闔侍百餘人無不聞者故卽日喧傳中外上云此事固當密稟皇太后余云惇非獨與臣等爭先乃欲與皇太后爭先以爲己功也上云渠下馬處曾有人說話有人見又問是時在禁中宿余云自九日宿省中上云果是又云知其爲人否余云惇固所深知上云不然余云簡王臣等未嘗敢詢宮邸中事然有一人嘗使令云多與使臣輩聚飲上云殿侍之類皆同坐飲酒并酷刑有性氣余云臣亦嘗聞皇太

后宣諭云有交通語言者誠如此罪亦大上云大行但以當日簾前定策事爲功故聽任如此余云有功固不可不錄然豈可供以國事臣亦累於大行前開陳以謂千金之家擇一主幹財物人亦不可不慎况天下重器宗社安危大計所在豈可付與人作撻兼祖宗以來以一相當國者有幾人上云終不置右僕射何也余云臣以地勢有嫌固不敢及此然每見朝廷政事未厭物議亦不能自己未嘗不反復開陳大行亦無所不優容亦深知惇等欺罔但一切涵容爾上又問今日須分班覆奏事余云已降指揮自當爾上云故事當如此 是日韓忠彥黃履對 當日晚批出除執政 已未同呈邊報

又令秦希甫更不同共相度鄴州事宜

呂惠卿奏

言已與西人誓約恐落蕃歸漢人亦不當收接惇云此事恐須從他所奏許將助之余云將士陷蕃能拔身歸

漢亦大不易豈可不收接卻送與西人令殺戮此不近人情惇將云如此一項須別作一行遣令於偏僻處收接余云無可行遣誓表但云不得理索不得收接逃背人此非理索又非逃背何可不收接於誓表亦無違上深然之左轄亦以余言爲是 再對上遽云落蕃人豈可不收接許亦如此亂道殊可怪余唯唯而已 因言三省已除忠彥等密院闕人乞早差人上笑而已 簾中云見擬議余又言臺諫官闕人不可緩太母云祖宗設言事官不錯何可闕人如此亦住不得見商量 庚申六七赴臨奉慰進名如儀 是日聞劉拯駁忠彥告辛酉同呈嵬名阿理昧勒都逋與率渭州都監兩人者自餘獲張柁累乞於邊上使喚大行深不然之手詔詰責柁極恐懼二府亦屢陳當責付柁亦不聽故遷延迄今而都下廩給糜費又占官兵使臣頗多至是乃遣行

夔欲與小將余以大行意不欲故止除率再指揮熙帥
令王瞻盡以兵馬交付王愨 再對呈御藥院以下內
臣覃恩遷官北使展限遺留番二十九日登位番三月
六日上諭云禁中修造華飾太過牆宇梁柱塗金翠毛
一如首飾又作玉虛華侈尤甚又云仁宗作一寶座議
者以爲華麗遂致之相國寺今非其比外人何以知鄒
浩亦嘗論列余云禁中地窄玉虛誠不須作其他亦多
不知但曾從駕至北郊宣入賜茶次日大行諭云昨日
盡見北郊宮殿只是綵繪比之他處精好外面人言使
了多少金也上云不然賜茶處是寢殿前後殿有流杯
曲水及亭榭無非金翠亦與首飾一般鄒浩敢言無所
不論須召還乃是余但再稱贊因言劉拯駁韓忠彥告
何敢爾英廟除王疇樞密副使錢公輔繳詞頭貶團練
副使拯何可容上云不識拯亦不知其爲何人余云蔡

卞門下士臣嘗爭論范純粹罷帥無罪不可不與鄧州
卞力爭旣而卽日拯有文字言大臣陰與爲地大行怒
數詰卞云拯何以知令分析眾救之遂已上云亦不知
是卞門下人然拯但云忠彥戚里未敢行下尋批出便
行奏云謹已依旨行下訖余云此尤不可乃是嘗試陛
下之意爾若可論當力爭豈可便行如此乃是姦愷尤
可黜况拯與忠彥同省豈可共處兼韓治昨日來見臣
云拯方駁奏次日卻來賀忠彥其舉措可知其不正也
上云須是一外任 簾中之言亦然乃云時耐又云一面
駁奏一面廝看好讀書人余云臣亦曾於皇帝前力言
給事中乃耳目之地以拯處之已不可近又除一范鏞
乃梓門下士太母驚曰又是他面上人余云見議除出

外 王戊同呈熙河追停降官人不用敘法已經大赦
聽依常法收敘 又令陝西河東依熙河路歲支錢作

分水陸追薦漢蕃陣亡人元祐中減錢指揮不行夔韓
因言司馬光聚集不樂神宗之人毀廢法度此事僅存
但減錢爾其他廢壞者不一太母亦云神宗政事豈可
專欲毀廢再對又論拯上云拯自有文字乞出見商
量又云拯與鎗必逐又問何以處鎗余云已議高陽帥
俟忠彥等供職同進呈次簾中亦云拯遲不得余云
不可遲故上又云雕印文字果有之余云臣何敢欺
誕先是余陳云陛下昨除忠彥等八人市人雕印出賣
謂之快活差除以此觀人則士論與人情可見矣上諭

云惇等猶言肇等未當收用余云臣不敢喋喋願更博
采公議上又問肇何可到余云恐辭免未敢乘驛然亦
不出旬日必到上又言狂婦罵惇云你也是宰相莫
是司馬相公否又云來做孝聞之否余云亦聞之此事
極怪似有物使之因言先朝每深懲指斥者然殺之不

能禁陛下罷武德偵邏然亦不聞有狂言者中外皆知
聖德仁厚自士大夫下至閭閻僕隸輩人人鼓舞稱頌
而已癸亥章懿忌是日批出求內臣可任帶御器
械者以樂士宣對從之甲子同呈邊報鄴州事宜益

急詔促宗回追還王瞻是日李邦直見再對上顧

庭下云清臣亦未老余云極強健然稍聰重非老年故

自元豐作執政時已如此恐顧問之際有所未審不敢

不奏知因問隨友端所以逐上云但自乞宮觀因言營

造過安師文知涇州罷提舉弓箭手司徒章窳所請

再對上諭安惇昨日對言鄒浩不可用恐形迹先朝

非孝也朕答云先朝言事官未嘗論事朝廷大事御史

中丞猶且不言而浩敢言莫用不妨惇無以對面發赤

色而退惇造朝如故上又云王祖道言不當差官區

磨後苑作等處官物亦以為形迹先帝朕答云主掌人

出入官物不明理須究治何預先帝事余云陛下初政
小人不悅者多此等語更望深察不足信上云不足信
不足信 是日早出 丙子同呈邊報 又令都水相
度黃河下尾可疏導之處無令塘泊之患 再對王渙
之張庭堅得旨召對因言此等人材爲三省所抑眾所
共知若非公論所與忠彥等亦豈可共薦 又言庭堅
止坐以簡與鄒浩敘別遂衝替陛下嘗宣諭云廝看又
防甚事況致簡者乎上深然之至簾前具以此陳因言
朝廷之上唯是邪正是非分明則君子小人各得其所
渙之等高科二十餘年沈屈但以不附執政故多方排
抑太母咨嗟久之云惇等誤先帝處多又云神宗聖明
豈近世人主可比只是晚年不免錯用卻人不免致天
下論議余云神宗英睿非其他人主可比其所用人材
亦皆極一時之選然拔十得五古人之所不免其閒固

不能無錯聖諭盡之矣先帝聰明亦極過人但少年輔
導不可不得人爾臣初在政府所聞德音多可稱頌其
後爲眾論所咻不能無惑昨因彗星肆赦寅畏恐懼見
詞色太母云亦畏懼余云一日一赴文德道場燒香極
祇畏恭敬及對二府云星變如此卿等當爲朕進賢退
不肖以答天戒臣以謂陛下德音如此二帝三王何以
加然大臣當修省奉行以稱聖意今所進者內則吳居
厚蹇序辰輩外則賈青呂孝廉王子京之徒其他勁正
自守之士在下者不以三省但與臣論辨終不奉行太
母又歎息云誤他處多余云只好言宣仁及大臣有傾
搖廢立之意以此激怒先帝恐無以取信遂云神宗非
宣仁所生太母云宣仁是慈聖養女嫁與英宗當時是
甚事勢又宣仁實妒忌方十六七歲豈容有他人所生
之子廢立事以冤他人孃孃豈有此意如此教他先帝

怎生不惡余云先帝所以切齒元祐之人正爲此事爾
莫如皇太后知其虛實太母云無此事楚王希聖意不
可知余云楚王乃狂妄大臣果有此謀否太母云當時
不聞誰敢說及此事他只說人罵神宗又說出此一事
怎生教他不惡余云外人皆言惇旣誣罔元祐人以廢
立事又深貶王珪以定策之際持觀望之意今日惇簾
前出不正之語人皆以爲報應太母云是報應也丁
丑旬休 戊寅同呈石麟乞添招塘提役兵千人從之
又呈鄜延田氏家流等處討蕩賞功 是日早出迓
子開於普照 己卯元德忌 庚辰同呈邊報 再對
差燕澤趙思行接伴虜使 是日差馮世備詣斬草破地
所指定皇當中心 是日韓跋來言禁中以再差山陵

使爲大忌故涵容惇至山陵畢乃逐 師朴安中議欲
先逐卞則國是自定矣 辛巳同呈邊報及閣門定到

會公遺錄卷九

四十一

隴拶以下引見班次 再對上語及梁從政於大行彌
留之際便遷聖瑞椅子之類於福甯寢閣前又云聖瑞
見大行疾革據榻屢云不分曉本未至大漸以政事鬱
塞至升遐不復語余云從政何敢爾如此豈可置之左
右今外則宰相內則都知皆在眾人之上又皆異意之
人朝夕親近豈得穩便上云惇且優容至山陵後從政
可更白皇太后至簾前具以此語敷陳太母云從政是
神宗任使之人昨見大行疾已不可遂呼他問云官家
如此奈何從政云但問章惇尋便疑之卻問他云惇若
說得未是時如何從政云他是宰相須是從政見他言
語不是當便云且奈辛苦遂去及見惇所陳似相表裏
極可驚怪 上亦諭云從政安排聖瑞椅子在寢閣前太

后驚不覺身旋轉良久乃定

余又云適見上云惇下

馬處曾有人見送一金盒乃是會國主家來太母云此

事未可知虛實上云安排椅子事亦不是椅子大行疾
既不可從政盡取聖瑞從物妝具之類置福籥寢閣前
見他如此後便驚不覺旋轉數遭余云從政如此是便
作熟成事處之太母云是將做熟成事余云今日事既
不成惇與從政皆懷家族之憂惇爲首相從政握親兵
內懷反側但無可爲爾太母云如今待做甚余云朝廷
事勢固不可妄作然防微亦何可忽臣以職位正次章
惇不敢極陳然今日所聞如此乃朝廷大計不敢避小
嫌故不能自己太母云更待商量是日上既諭以惇
俟山陵余遂以師朴之言對欲先且逐下上云此極不
難只批出便可罷余云進退大臣自有體新除言事官
必不久來來必有言若有所陳但降出文字則彼自不
能安位且以均勞苦去之不妨下既去惇亦不能害政
矣上云甚善亦以太母以逐下之說亦深然之御問京

會通錄卷九

十一

如何余云尤不可次日白上上云太母已知其詳不可
用但試問卿爾

是日上又諭安惇上殿云欲率臺中

擊章惇且云俟耐廟後朕答云當擊則擊何稟之有此
豈是奏稟事惇更無語亦唯喏面赤而去余云陛下答
云固已盡義理然至山陵後乃陛下意豈安惇等所可
議此尤可罪必是聞禁中有此議爾壬午忌先赴福

簡內東門臨慰訖詣西閣進名景靈行香癸未同呈

擬定隴撈瞎征至大小首領等除官及契丹公主以下
除國夫人至郡縣君并措置住坐處及羈縻約束事

再對呈左膚言乞令密院指名奏差走馬事因言先朝
更選走馬法最爲詳盡若令密院差則非公選也上

又言膚等無狀余亦云國事無大於惇而此輩無一言
如此則大臣更爲姦惡何所賴於言者上又諭云昨日

所陳從政事皇太后已理會得只候覆按迴便行是時

從政已往覆按永泰陵也及至簾前太母亦云從政便可逐又云樞密忠孝別人不肯如此開陳又云先丞相在相位孜孜以國事爲意兼不敢恃朝廷威權禍福他人常云不敢作不公平事免殃及子孫余云先丞相陰德如此今日門閥盛大乃積慶之所及也大母云樞密於國家事用心公正福報亦豈可量余遂謝而已又云先大王與樞密最有舊余云先大王熙寧初以皇太后明堂恩當遷觀察使神宗諭宰執以其歷典州郡有政事可勿以恩例遷除臣適當制嘗命詞云內無請謁之私外有營職之實以此爲遷官之意先大王得告命極喜以此與臣往還甚熟臣近見宗回宗良來謝建節亦嘗語之兄弟同時建節近世所未有然先大王蚤世卻不及授節鉞

堯背

太母云見他兩人來謝亦不覺涕泣先大王自青

州抱病神宗急遣醫官去已不及亦數許遷拜然不謂便薨背宗回宗良不曉事樞密且更與教招余云宗回宗良慎靜修飾宗回比來亦務補過不似日前太母云亦知且更與教招照管余唯唯

是日子開供職上問何以未對余云未有班次恐十九日可對云如此甚善思

慮初不及也

甲申同呈環慶蕃官孟直慕俊莫怪各

任皇城使有邊功合改九官至七官皆當面授親屬而無可回授者覃恩並已改遙刺各以六官改遙防餘依舊回授再對廣西奏宜州蠻人作過乞禁貢奉又發兵討蕩皆不許但令備禦驅逐掩殺而已郭知章帥河東有邊事乞上殿從之是日三省以張商英爲河北都漕令專管句河事乃師朴輩奉行上旨也師朴

遣政來議欲留知章以蔡京帥河東云安中意亦然許之余仍令政乙酉同呈熙帥奏乞以隄州爲都護府

從之遂以王瞻爲都護知湟州隴右都巡檢使王厚爲同都巡檢使都護職事如沿邊安撫司例施行事初措置仍委經略司常切點檢覺察無令違越是日引見隴拶爲一班契丹公主爲一班夏國回鶻公主少退立瞎征爲一班同起居家屬首領各從其長籩廝波結一頭頂附瞎征班次引僧尼皆蕃服契丹公主以下皆禮拜各賜冠服退就邇英閣前易服乞依前立班謝訖退就橫門幕次茶酒宰執從政官宗室戚里正任以上皆侍立上諭宰執令就殿門呼隴拶等試與之語旣而李穀等引隴拶來諭以已除節度使依漢官給俸自來無此恩例瞎征但給茶絲而已拶稱謝甚恭又問何以招致溪巴溫拶云譬如一乳牛繫卻子卽母須來繫卻母卽子須來又云溪巴溫先遣他出漢亦欲續後來旣而爲卽阿查所制故未果來朝廷若與阿查放罪并阿查

招來必更易爲力尋答已有放罪及招換指揮拶云如此到岷州當便遣人往說諭若不從當以兵馬去斫取阿查頭來獻官家尋答以但且招誘得來好不須殺他蓋虞其不誠也又問拶何以欲居岷州云欲包順及趙懷義家部族相依爾次引瞎征來其言殊誕妄無倫理又至上馬處見契丹公主亦諭以朝廷待遇恩禮甚厚再三稱感恩而已是日傳宣內東門小殿不覆奏事邇英垂簾意長樂在簾下蓋易服處適在閣前也丙戌同呈邊報又呈河東久闕正官催郭知章上殿訖疾速發赴新任師朴云知章初作帥豈可付以河東河東須體重會作帥知邊事人乃可往余云非不知此但無人可差故且以知章充選左轄亦云自來亦須用曾經河北作帥人余云舊例往往用故相及前兩府今近上從官如吳厚安安惇皆不曾作帥蔣之奇新自邊上

召還朴云如此只有蔡京上云如何余云若令京去須
優與職名夔云承旨自當除端明余云兼兩學士不妨
左轄云之奇累經邊帥莫亦可去許將云朝廷闕人莫
且教知章去又云除兩學士無例余云有蘇軾例將云
是元祐例余云官制後雖不曾除兩學士不知有條否
若條卽祖宗以來兼三學士兩學士例不一上云且教
去將又云且教知章去余云不知聖旨是宜教知章去
是教京去上云蔡京余云如此卽批聖旨蔡京除端明
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遂定下云臣兄不敢
辭行然論事累與時宰違戾人但云爲宰相所逐上不
答再對上諭云蔡京張商英范鎰皆已去只有安惇
劉拯王祖道未去余云言者稍舉職則此輩亦何可安
也簾中亦深以爲然中官梁知新以元祐黨羈管藤
州而嘗在藩邸有旨與遷兩官刑部云須放逐便後再

曾公遷錄卷九

四四

期乃得敘敘後乃得遷官得旨令不條期滿便與敘上
及太母亦皆言其無過只是曾在宣仁殿中余嘗見曹
誦云知新頗氣直曉事因此白太母太母云誠是氣
直不可得李穀劄子奏沿路及到驛得隴撻賸征三
公主等送到土物未敢收得旨詣收受皆許收受皆珠
玉犀牛黃之類令乞引喝使臣轉出文字於內東門外
付人吏從之此先是內東門覆奏同呈文字訖待班再
上以己呈文字記內侍傳出因來自云得一朝旨乃便

遂爲之陳請

丁亥旬休

是日蔡京以急遽公事乞不

對令赴後殿尋有二日候別日是夕又鑾院降隴撻等
制至二十三日乃得對

戊子同呈邊報

上對二府

諭云日食正陽當避殿損膳及曲赦四京已是後時便
可施行又令下詔求直言三省云只德音中帶下余
云不可須別作文字上云作兩箇文字再對上諭云

三省並不檢舉又云踐祚之初又有天變當求直言余再三稱贊退見三省猶欲只以德音中帶出余云聖旨作兩箇文字適又再諭以踐祚之初兼有天變故求直言何可與德音帶下下云將謂只爲日食如此卽別降詔三省遂以此意召舍人至都堂草詔安中又以簡見諭云熙甯元豐德音皆及諸路今不當止四京欲共陳之晚遂入劄子然已暮矣上翊日諭云得文字時已昏晚已鑲院又以數赦故且已是日內批接伴趙思行令別差人替因問所以上云無他只是皇太后惡人干請爾思行太后之妹婿也遂以差劉交至簾前太后亦云思行亦幹得事但恐於使事了不得若山陵之類差遣皆可差向釋奉使猶且不了卻恐他不了余云接伴亦無事任瑜朱孫之徒皆入國伴接但皇太后謙慎太過爾己丑同呈姚雄已統制人馬赴鄧州再對

向綜入國至邢州興疾歸乞別差官改赴差知永甯軍鄭薦代之庚寅同呈鄜延奏西夏陳慰使副十三日過界再對差高公繪山陵行宮使又差曹誦充山陵總管鄜延走馬黃彥言沿邊新堡寨多不如法乞增修又乞移道路巡檢於中路堡子並下鄜延令相度施行又差李穀裁定山陵車馬人從食錢等辛卯同呈邊報再對又呈黃彥乞那將兵於新城寨戍守又乞舉行諸軍務閱並從之眞定走馬江洙乞修磁州南北城亦從之壬辰同呈邊報令夏國進奉人使於七月十五日以前到京再對國信所申郭知章等入國泛送物色係以官物及私覲物送押宴回送到除送到馬依蹇序辰例不支序辰收受其餘物色不曾申請得旨賜與知章等熙河效用張庚等謀叛入夏國張庚雖大赦合處死王輝蕭誠合原得旨庚依斷輝誠送

江南編管

癸巳同呈熙河奏姚雄已起離鄯州又令

隴拶先以朝辭起發 又黃彥言鄯延排門差括人戶

牛具及令自備種耕種新地今經略司分析係是何官

司行遣仍立便放散及令轉運司體量詣實聞奏 再

對呈御史石豫劄子云中國有夷狄如陽之有陰可相

有而不可以相無又言相交爲君臣相與爲賓客乞闕

略細故以天地之範圍一切庇覆其言殊無倫理不可

曉因言御史如此可謂辱國陛下比所擢言事官皆深

稱人望非此輩可比上云渠更乞留中朕以其不成文

字故令降出 是日晚師朴報中批上官均孫諤令除

臺諫官且云翊日受誓不入恐爲人所動搖又均與安

中親嫌答以何可搖也更當諭安中不須回避安中亦

有簡云須至敷聞以俟聖擇 翊日遂除均祕書少監

諤右司諫 甲午同呈熙河奏王瞻申回鶻部落蕃人

會公遺錄卷九

五

萬餘口不肯留青唐已隨軍赴湟州又呈於江南荆湖

福建五路招換揀廣西兵四千人 再對太僕申少卿

趙胤身亡乞存恤得旨依例支絹百匹 上諭均諤已

除職均以履陳親嫌故除少蓬又云卞言均元祐中詆

毀神宗政事不一亦不曾答渠但所不喜卽以詆毀神

宗爲言余云陛下洞照如此臣復何言至簾前亦及之

太母云此兩人除得好否余云如此等人天下望以爲

言官久矣皇太后皇帝睿明所收用皆天下公議中外

士人孰不鼓舞稱誦太母云似他人元符中一切爲人

屏逐甚道理余云凡所不喜卽云詆毀神宗緣臣僚論

事若以朝廷政事爲是卽無可論者卽有所論卽必以

朝廷所行爲未是才說不是便以爲詆毀如此誰敢啟

口上官均在神宗朝廷作御史亦曾議論朝廷政事不

當豈可亦以爲詆毀太母云君有爭臣父有爭子怎生

少得余云聖諭如此天下士民之福人主盛德莫大於開廣言路容受諫爭如此則人人敢言朝廷雖有闕失無不知者矣太母深然之安中遣人來云下言均乃會布所知大行時累累稱薦欲成就之而大行不聽上答云不獨布眾人稱薦者甚多此乃公論所稱也夔并諤亦詆毀以爲狂妄亦助之上杳不答 乙未休務自

二十七日開宮觀三日

丙申大忌赴景靈三殿行香

是日奏對之語甚多然多不能記錄大抵稱引善類區別邪正而已自初除師朴安中余卽自上及簾中云三省負已多唯密院獨負職事不少臣獨當密院歲久望早除人庶免瘵曠上但笑太母云非久不獨也外議皆云以此待蔣之奇來故有此語余又嘗言李清臣到闕已久未進擢外議皆疑與忠彥等不同太母云住不得必不久有指揮蓋內廷議論已定矣 章惇初議大

曾公遺錄卷九

聖

行陵名曰永崇中批以未至嘉美令與三省密院同議改定尋以永章永慶永泰等名進呈上及簾中皆云永慶甚好遂再上表以永慶爲名 陵名乃惇奉勅撰 旣而又以北虜聖宗陵名永慶再進呈遂改永泰凡三上表乃定

四月丁酉朔日蝕百官守職太史局申自辰初四刻虧稍向西北蝕四分止巳時五刻復是日時有陰雲往來然不能掩午初上馬 戊戌同呈熙河奏鄯州兵將已到湟州姚雄四戰獲二千餘級傷折已失只三十八人又敘姚雄去秋解鄯湟州圍未賞并今來功狀特除正任防禦使升鈐轄洮西安撫使又令拈諭卽阿章溪巴溫等早令歸順上及簾中甚悅自此且靜備矣 山陵修奉所申賈富卒詔王崇丞管句馬軍司充修奉仍乘驛徑赴山陵所句當候事畢赴闕供職 再對呈新知

成都府路昌衡乞赴闕奏邊事令實封聞奏上諭太
母疑蔡京不當出欲且留修史恐陸佃等以修史得罪
不可用余力陳京卞懷姦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善
類義不與之並立若京留臣等必不可安位此必有姦
人造作語言熒惑聖聽上慰諭云無他皇太后但且欲
令了史事以神宗史經元祐毀壞今更難於易人爾余
云臣等以陛下踐祚以來政事號令以至拔擢人材無
非深合人望故雖衰朽亦欲自翊一二裨補聖政中外
善人君子鬱塞已久自聞初政人人欣歡鼓舞若事變
如此善類皆解體矣朝廷政事亦無可言者上云但更
於簾前說余又云若以謂陸佃及肇不可修史則臣僚
中豈無可修史者何必須京上論蔡京云肇又理會章
惇改制詞理會得是無道理如此改若今次理會了今
後必不敢更改余云臣弟自以爲失職不敢不理會蒙

陛下照察如此事士類之幸上云待指揮今後不得如
此改余稱謝而已及至簾前具以京事開陳簾中毅然
不可奪余云如此則臣決不可安位太母云干樞密甚
事余云君子小人不可同處太母云先帝時亦同在此
余云此臣所難言臣在先朝嘗有去意今日以皇太后
聽政皇帝踐祚以來政事皆合人心臣以此亦欲勉強
自竭今事旣一變臣何可安太母云不變只是教他做
翰林學士了卻神宗國史干樞密甚事余力陳未已太
母云且奈辛苦乃遣之之語也每日奏事退太母必云

且奈辛苦

余云臣爲朝廷分別邪正欲君子小人各得

其所此事於朝廷所繫不細旣而報辰正牌太母云日
色已晚余遂退

子開草孔仲詞爲惇卞所改不肯僉書

故論奏

是日又批御藥李偁句當內東門五年以上

於法滿七年乃得改一官所少一年以上乞用減年磨

勘比折轉官引馮世竈句當七年止少三十三日除御藥用減一年磨勘乞比折改官先帝以隨龍故許之余以謂俾所少一年以上與世竈不同若啟此例則今後少三年二年亦須援例陳乞此例恐不可否上云如此無可施行及至簾前太母云俾奏事先帝有可稱者與改官不妨余云若如此卻以皇太后宣諭事特旨與改一官不妨免啟此例亦毅然不許余云如此須來日再奏稟因云臣外則與執政立敵內則裁抑近習讒毀中傷不易當也太母云無此他豈敢如此余云近御藥劉瑗乞磨勘臣以橫行無磨勘法欲寄資又無寄觀察使例遂罷之既而三省卻以修五王外第恩與遷觀察使如此則此輩安得不怒太母默然瑗乃今上隨龍俾方寵用於長樂然所不恤也

范純特復舊職知太原府

是日既批出蔡京依舊在職

己亥同呈熙河奏王瞻燒

會公遺錄卷九

吳

毀青唐令體量諸實聞奏又降朝旨令招諭溪巴溫再對以狄諮知代州李侁特改一官餘人不得援例仍云奉事先帝頗勤勞余云外庭無緣知禁中事上云親王亦何由知余云外人皆云侁本元祐人以在賢妃閣中故保全太母云雖是元祐人然與眾人別自先帝幼小已在左右極有補上云只是道多勸諫先帝決責人余云蔡京已留臣所以倦倦者但以爲朝廷分別邪正爾竊料姦言必以謂京乃章惇所思京實與惇仇怨然臣等豈是奉順章惇之人其次必以謂陸佃及臣弟肇欲作史官然實無此意臣兄弟立朝粗知義理臣弟以修史得罪便差作史官亦必固辭不敢就職昨日皇太后宣諭累年不干臣事若以臣私計言之卽干臣何事京之去留於臣有何利害若爲朝廷計則臣備位近輔志在分別邪正肅清朝廷則臣不敢不任責兼議令京

出乃韓忠彥黃履先爲此意及以告臣臣以其用心向
正臣實欣然助之則臣實無他意但乞以此詢忠彥忠
彥必不敢隱上但如昨日慰諭而已至簾前具以此白
太后太后但云樞密著甚來由不干樞密事余云臣論
事無狀無以取信理當罷黜比欲待罪又恐紛紛上煩
聖聽臣衰老疾病只俟山陵後便乞致仕太后云那裏
泊老怎生得余云方在國恤多事中臣未敢喋喋遂退
又嘗問上云臣昨日喋喋深忤皇太后聖意必甚怒
上云也無只是爲史事不欲更別差人上又諭子開事
云三省欲加罪朕云他無可罪曾諭云凡撰詞但平直
不須分別紹聖元祐卻云撰鍾傅等詞不同既退聞有
旨放罪是日韓師朴致齋黃安中在假故惇卞力欲逐
開賴上力主之故免然猶放罪

等送蔡確往新州摯亦死於新州報應可懼他語甚多

曾公遺錄卷九

五

卞極忿云蹇序辰所爲非卞所知人皆言序辰所爲皆
出於卞實可怪余言甥旌罷權權貨物事故也是日開
惇卞初欲以奏事不實坐子開不許又引宋次道罷知
制誥例又引子固撰持國告罰金皆不許

是日上又

諭王渙之昨日上殿極惶惶莫會見說已許他臺察余
云臣亦聞之上云亦聞他與黃履親嫌亦不妨待今日
便批出與監察御史并陳次升與御史至晚竟未見批
出庚子同呈邊報又與照管隴撈起闕李穀以下轉
官減磨勘有差并賜緘再對因言密院當修時政記
正月十二日有定策恐未記錄事聖語及臣等奏對語
言不真欲修寫進入乞改定仍云是日倉卒之際賴皇
太后聖意先定神器有歸臣等但奉行而已蓋此意盡
皇太后聖旨當歸功太母上云甚善因語及上固辭之
語至簾中猶固辭上云何以知余云臣等在簾前聞索

帽子方退上笑云是日不敢脫袍笏被宮人和僕頭公服都搯子不得已方披背子卽位至簾前亦具以乞改定時政記奏稟太母亦許之是日有短封付將下問十二日奏對請言令子細記憶錄奏余乞更加詢訪故有

是命乃五日也 是日子開以放罪奏乞罷黜 是日

晚修寫凌晨進入 辛丑同呈熙河奏姚雄追還王瞻

已下兵將歸到河州及附帶到青唐物數又支三偽公

主以下班粉錢特支秦鳳龐逋撒孝贈逋撒乃洮州首領

再對上諭已見時政記甚好皇太后云總是及至

從熙吳靖方 舊例管勾官中那一員兼管皇后行宮一

行事今來元符皇后乞差官上云差從熙河 余云狀

中言吳靖方已別兼差遣蓋從熙意欲隨從今從熙已

作永泰陵副使恐難更從元符歸上方悟云只差靖方

簾前亦略陳此意太母云先帝只爲此隨龍數人所誤

如郝隨劉友端朱孝友皆是余云皇太后睿明固已洞

察然內則爲隨等所誤外則爲惇卞所誤如行遣元祐

人過當失天下之人心皆惇卞之罪太母云是 壬寅

同呈 熙河奏王瞻擅赴河州已取勘令疾速取勘聞

奏上諭隴拶已建節當賜姓名遂擬賜姓趙名懷德從

之 又詔諸路賞功有大轉官資許舉覺改正人吏仍

支賞錢上宣諭云卿所記錄盡是非兩人者此又云精絕

絕精絕 是日內降許將蔡卞錄奏正月十二日宣諭

奏對語并余所奏三封並降付余云與將卞同共考實

參定修時政記所奏尤謬妄 癸卯同呈邊奏 再對

令編修國信條例所重修西驛條 因呈所奏修時政

記并將卞文字云所陳不同恐難共議上諭以三省密

院各自修定卽無可爭者已而至簾前白太母云若所

修不同將來何以取信須是同議太母云但婉順說與兩人必是記憶差誤余以理不可奪遂白云如此必亦不肯伏但只以眾所不聞者皆削去即可矣太母然之太母云極密所奏雖是然出於一人之言恐毋以取信

須令他同修定乃便余既遂以白下下云二公所奏皆

已降出令同修定當封呈次夔見余與二君密語極驚駭是日聽第三表批答允御殿復膳立幕次中夔幾

不能語是日早出以子開在假故晚會飲以聞鑾院夔遂在告孫俶來云穎叔坐中見數人宣召上馬甲

辰朝崇政同呈罷王瞻王厚令推究盜青唐府庫物取

伏罪狀聞奏以姚雄知滄州又呈呂惠卿劄子乞

不收接落蕃人檢到慶中范仲淹奏當收接令依已

降及慶指揮施行再對令崇政殿親從官揀中班

直人依條引見以去年十一月傳宣便令收管遂升歷

資治通鑑卷九

五

在轉班人之上又令曹誦依例權管勾步軍都指揮使

公事是日同呈退聞制出師朴相夔在告遂與將

下同呈時政記事余云此事非陛下所聞當一一質正

於皇太后上云蔡卞言章惇降階猶云召五王來看問

得內侍張琳等云是有此語既至簾前出余所錄文字

太母云愬是只是不會道如何字余云已刪去上先已

諭云太母言愬是只是不會道如何太母云若道如何

卻去與惇量也下亦云會聞如何之語太母云不會次

呈將文字從首至尾太母云不聞蓋將云乞宣入端王

又云上不受奠服將進云披著又云有傳言者云著了

皆眾人所不聞將是日早忿怒云余劄子云將等皆唯

唯是不會道一句言語須炒鬧余云但炒不妨既進呈

太母皆以爲不聞將但愧怍而已既又呈下文字堅云

臣曾言令依皇太后聖旨太母亦黽勉從之至言章惇

降階語云臣卞面折惇云太后聖旨已定更有何擬議
太母云不聞余云適皇帝宣諭云內侍亦有聞者太母
堅云不聞卞遂云如此乞削去是日以子開奏乞罷絕

文字不出因而陳乞降付三省以既乞罷不敢赴省候
職故晚師朴報云已批出令赴省候職朴寬以如旨開
亦不敢復請是日晚批李邦直門侍蔣永叔同樞初批

答書中書再書遂令依林希例

是日本約將卞留身

同進呈而夔適不入遂與師朴同呈稟訖約將卞會議
修定次余嘗先以卞語白太母太母云不曾聞余云卞
但欲著其面折惇之語如此則惇之罪益重矣太母云
不當亦嘗以此語陳於上前乙巳同呈邊奏再對

差劉言接拌北朝賀登位使是日惇朴皆不入卞至

簾前留身然亦不甚久 丙午旬休 丁未同呈邊奏

再對以陳安止為河東同安撫徐鎮安肅軍 是日

會公遺錄卷九

聖

宣押朴供職東閣門拜表上天雷節名朴欲以范純禮

為都承旨夔鳳皆欣然從之

甲戌同呈以范純禮為

樞密都承旨仍復待制余與朴皆稱其純厚篤實宜在
左右因言純粹當日猶以棄地得罪純禮無他但緣坐
爾然純粹以棄地削職不候除喪降為直閣師延州既
而又易熙帥已復待制無故罪知鄧州初議移鄧蔡卞
猶堅以為不可臣力爭乃得不奪當日晚諫官劉拯言
大臣陰與為地次日進呈先帝屢顧卞問拯何以便知
因何只拯言蓋必知其為卞所使卞但云根究也不妨
先帝欲令分析眾欲且已遂從之上云拯附麗如此只
如昨駁韓忠彥告才令行下卻奏云謹已依聖旨行下
訖殊可怪余云臣累聞聖諭但以非職事不敢陳今三
省悉已聞德音莫住不得上云便行遣與一小郡三省
皆唯唯余又云蔡卞門下士布滿中外皆此類如拯及

蹇序辰呂嘉問之徒皆其上客氣餒不可嚮邇陛下踐祚以來所收用人材無非叶天下公議四方鼓舞稱頌若問卞卽必無一人爲可用者豈有天下所是而卞獨以爲非天下所非卞獨以爲是而可信者若用卞之言則序辰嘉問輩皆在侍從善人君子一切屏斥如此何名朝廷今卞以謂陳瓘上官均等皆臣等所親厚不可用奈天下公議何緣君子以小人爲邪小人亦以君子爲邪聽察之際在人主旌別爾天下公議必不可比一人之私言也臣居常論議於陛下前似未足信今日對三省所陳如此更乞詢之眾論可見是非朴等皆倡和惇亦欣然以爲是將云無非公論上極欣納至簾前亦具以此陳太母云蔡左丞卻如此及再對又云蔡卞如此先貶黜不妨上亦云實封言事者只是罵章惇蔡卞余又言給議余云王古亦可在諫列朴云且以侍郎

會公遺錄卷九

卷九

處之上皆欣處之

是日宣押李邦直蔣承叔俱職相見於後廳又同至都堂

再對余又言聖諭欲以王渙之

爲御史緣與黃履親嫌終難安不若且除一郎官上許之自上自渙之初對卽欲批出合作御史而渙之安中皆以親嫌不可安余亦爲陳之邦直欲以爲史官渙之亦

以不可與京共處遂止遂乞耶官仍令諭忠彥上又欲

以敦逸次升爲御史余屢贊之因言敦逸當以爲侍御史次升且以殿中處之不妨上亦稱善余又言敦逸論瑤華事極激切云后廢之日天爲之陰翳是天不欲廢之人爲之流涕是人不欲廢之況事有所因以劉賢妃首於景靈起爭端也情有可憫云不過懼失愛於陛下

爾上極稱善令諭忠彥於中書檢所上章密進入尋諭朴是日晚遂進入已酉同呈差劉何計置應副涇原

進築打繩川上諭劉拯當於謝辭眾云方欲取稟落

職與不或云旣放謝辭卽須落職上令落職朴云亳州
是小郡否夔欲與毫眾皆云非惇云與濠州余又言王
渙之已上殿未得指揮上令與差遣將云與館職余云
渠不願只乞除一郎官朴云當以清曹處之上云甚好
再對上諭安惇近愈亂道有文字云卿與忠彥清臣
之奇皆黨與又言之奇不可進又言新除言事官皆卿
等黨人更有一人亦如此道余請云何人上云吳居厚
又言實封但攻章惇蔡卞不及他人也 是日又以呂
惠卿知杭州陸師閔秦帥 再對上諭云惠卿罷帥又
去何一人先是惇不入上已嘗諭二府云惠卿乞宮觀
及致仕何不從其請以至黜劉拯用葉濤等皆判然不
惑又知惇卞姦慝之狀誠宗社士民之福也 丁未十
一日獨對余以子開被旨供職出自中批稱謝子開對
上諭已說與樞密必已知之又云黃履亦與聞改詞章

亦嘗以諭余然聞德音不審詳也

上云章惇力欲責降

堅立不肯去朕諭以無罪豈可責降余謝云臣兄弟孤
立非聖意主張何以保全臣以衰朽疾病久有歸老之
意內外怨忌者多望主張保全使得至山陵後乞骸骨
善還山林乃莫大之賜上笑云卿何言余云臣自先朝
與惇卞論議無一事同者豈得已也但恐上誤朝廷政
事爾然小人怨望殆不可當上云封事已百餘軸盡言
章惇惇於定策之際罪惡固不待言蔡卞陰狡害政紹
聖以來傷害人物多出於卞其罪更大於惇余云陛下
睿明洞照臣無可言者至於分別邪正如此則臣雖退
歸山林死亦瞑目至簾前亦具以此陳之十三日午正

中宮生元子是日同三省稱賀至簾前亦然

後一日上

云言惇卞者已二三百軸 庚戌同呈李穀奏三公主
乞青唐舊使令人切手下 三省同呈天籟節試經撥

放依例施行 又以韓治爲太僕少卿以王渙之爲吏部員外郎而安中亦辭亦有嫌遂別議升擢 再對以會誠編修密院文字因道誠因鄒浩事送吏部而無顯狀吏部皆莫知所坐蔣亦云誠是時方歸穎昌未嘗與浩相見太后咨嗟久之 是日上問蔣之奇元符事令取所受皇太后手書進入蔣遂留身然上對余詢問無所隱余以其欲留遂先退及至簾前蔣具道其事太后云當時所除文字乃劉友端所書太后未嘗見如紹聖初增崇聖瑞禮數乃本殿人書寫此書未嘗見也是時先帝來殿中云章惇等乞立中宮答云此事官家更子細先帝云宰臣等議已定欲以初七日降制若如此如何了得太后云且更相度自後文字皆不曾見劉友端郝隨等誤先帝處多蔣云當時降制用手詔謂皆是得旨卻不知皇太后不知太后云從初廢瑤華時亦來商

曾公造錄卷九

五

量亦答他云此大事不可不慎先帝云避不得然已怒蔣云從初所受文字並已於上前納下太后云已見當時實不曾見並不知余云如此誠可駭也臣於紹聖初議聖瑞建宮安燾云除是更教皇太后降一手詔先帝正色折之云皇太后怎生教太后手詔皆本殿中人書寫如何教得臣聞德音稱歎不已今日所聞則異於此是爲友端等所誤內外之人誤先帝如此誠可罪也 是日元子生大赦 是日同三省曲謝密賜簾前亦然

是日以徐鐸爲待制知永興黃裳吏侍陳軫兵侍上問鐸余云在朝不立凡給事中不肯書請文字皆命鐸權

辛亥月望奉慰如常儀

修奉山陵都護宋用臣十五日申時卒辛亥日中使王紱密賜金二百兩傳宣云

以克陰中 壬子章穆忌 癸亥同呈差梁從政充山

陵修奉鈐轄 又卹賈崑家常賻別賜縑七百借官舍

三十閒差軍馬司通引官管勾葬事及量令州縣應副皆如例 諫官祖道乞末減陝西戍兵及賜錢鈔百萬

上云論事多此類眾皆以足施行 再對廣西奏宜州安化蠻人作過殺都巡檢農奉宣乞差黃忱將河南兵

准備策應及借官馬五十疋皆從之 甲寅以請諡南郊宿齋於尙書省聚於左僕射廳晚與邦直冲元穎叔

兩相聚 卜自十四日喪女不入筵今在告 乙卯四鼓聚左揆廳上馬赴郊丘請諡黎明乃歸招子開家相聚

晚方散 白兌日大風雷暑氣頓解至是尙涼 丙辰旬休 丁巳同呈令涇原止以役兵官脚乘運到打繩川

板築所須不得於民間調夫反顧脚乘候麥熟可以進築依正月已降指揮奏聽朝旨此乃邦直欲緩其役然

已有正月指揮余但爲約束令不得擾民而已 再對以王瞻乞尋醫令經略司指揮留巡州供答文字又趙

懷德及夏國金山公主有物寄瞻處而不以聞令取問所寄物色件聞奏 告登位國信副使鄭薦卒以知霸

州曹譜代之 戊午大行百日奏慰如常儀 丁巳夕師 林報御批董敦逸陳次升張舜民皆除臺諫問何以處

此三人尋報之 己未同呈北朝祭奠弔慰使副如已到白溝先接伴過界以雄州奏元豐故事祭弔使過界

在本朝遺留登位人使之後故也 夔以林子中令畫工邱立畫到大行御容乞進入因言臣等昨見御藥院

所傳殊未似上云蔡京進一本來亦不似若及得五六分亦且得余等皆云林希所傳亦及五六分上云甚好

至策前亦云京所進直不似但進來甚好余云塑像以此爲准的不可太失真太母云只爲塑像須依此爲之

故不可不似 是日三省得旨安惇爲待制知潭州諫官陳瓘擊惇章已出惇亦自請去故有是命 以豐稷

爲御史中丞董敦逸左諫議大夫舜民爲右次升爲侍
御史再對余因言自蔡京復留中外人情無不惶惑
及黜劉拯收用葉濤范純禮王古輩人情方少安陛下
今日又黜安惇進敦逸次升等人情無不釋然正人端
士布滿要路此天下士民之福如蔡京者臣等何爲欲
屏遠之誠於臣私計無所利害但欲爲朝廷分別君子
小人爾故敦逸次升孫諤等陛下今日所用力斥逐之
人其人可知矣上極欣納又宣諭云劉拯詞好稱歎再
三喜見於色余又言先帝聞沈銖講南山有臺詩論
得賢立太平之基先帝大悅卽日擢銖爲中書舍人其
後銖繳吳居厚爲權尙書詞命蹇序辰攻之遂降敕榜
然銖終保不能動搖上云銖安在余云惜乎已死矣余
因言敕榜可收昨敦逸只爲收敕榜遂黜逐余云榜朝
堂已數年不收之余云但令臺中更不張挂可也上云

待契勘又問黃庭堅何如人余云亦有文采初與蘇軾
厚善旣而亦不足徐收用之亦無不可是日吳居厚參
假上指之云此何如余云亦正論所不容然未有因依
當且容之上云何人可知府余云近多所拔擢何患無
人是日自三省以旒欲得京東西又言程之元可作

漕盧君佐會孝藎輕假貪汙可罷去

庚申以諡議敕

下前後殿不坐宰臣以下詣西閣門及內東門進名奉
慰大行諡欽文睿武昭孝皇帝廟曰哲宗辛酉同呈
同敘復熙秦兩路冒賞將佐於法合追官及例降兩官
外並與敘復路分已上降一官差遣又罷秦希甫送
吏部又以王覲爲龍圖閣待制知永興徐鐸知青州
初邦直以鐸爲不稱職乃欲以字文昌齡代之韓師
朴又欲用王欽臣乃大防門下士用事害政眾所共知
公素所不與何爲欲進之昨除集撰頌昌眾以爲未允

況更遷乎又欲用呂嘉問余皆以爲不可朴云欽臣是侍郎故須漸牽復余云覲乃竇文閣直學士何爲在欽臣之後朴云只爲當時謫重在腔窠中未可進余云當以人材爲先腔窠何可拘礙朴等皆云如此固好夔轄亦默然見論欽臣但云於此時此語不易出卞更不敢啟口余云但以理論人材何所憚前亦嘗爲邦直等言元祐人當慎擇不可輕進恐傷手不便冲元極相稱贊轄云如此何善如之旣至上前皆以鐸爲不勝任然莫肯啟口余獨云適議以王覲知永興上云王覲極好再三稱善余云此正與陛下用范純粹一般純粹帥河東天下皆以爲得人今以覲爲永興誰敢以爲不然者上云甚善 上又諭禁中有放火者乃一私身年十五止因爭養娘遂置火於椽下未然又以紙鏝然之煙起方覺乃聖瑞殿中人太后甚訝之余云宮禁中火禁固不

可不嚴然小人無知作過聖瑞必所不容唯更當慰安之使不至憂恐乃爲善也至簾前太后宣諭亦甚詳語多不曉然大意不過如此 又言友端那隨等極不堪 又

言昨先帝時內人因遺鏝燼燒及櫻條箒以溼氈掩之卽時滅劉友端等以要轉官便張大其事遣火者遂處斬今此人雖放火但令伏法不欲令分解 謂非殊死也 余云此雖凌遲不爲重宮中此禁何可不嚴蔣屢云明道中延及宮殿余甚駭之太母又云宮中私身多聖瑞宮中有七百餘人每一有職事人手下須五三人故也昨因先帝竇國婆等侍無狀欲降黜遂禱祝殿中一使令者及上左右一人皆受金及珠子詰問有實並與剃了頭皇帝性寬昨放火者被人告欲只決杖配嫁車營務尋告以不可不行法又有娘子者知而不以告亦決杖逐之其他語多不曉 是日再對余因言王覲收

用實慰公議陛下踐祚以來所用人材無不合人望中外無不欣悅至簾前亦以此陳之又言董敦逸陳次升孫諤皆京下所逐太母咨嗟久之蔣穎叔亦和之云敦逸等皆無罪但爲京等所文致余又言管軍中自來須除一軍班中人在內祇應近日資序合入人至少有徐和者爲大名都監帶遙團當稍遷作鈐轄漸可准備進用又有邊甯者亦行門然人材差不及和曹誦曾與和同官亦稱曉事上云甚好且更於簾前開陳太母亦深然之上是日又問李邦直罷政事蔣云臣在開封勘合田嗣宗者云真明出現上問嗣宗何人余云清臣姑之養子因言朝廷多取信刑獄然獄詞難信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清臣繳詞宗簡云不會相見而詞亦以非其筆迹臣以人情度之清臣爲大臣豈敢詐爲此簡然嗣宗旣不承服清臣亦無以自明蔣云先帝亦言此事本

曾公遺錄卷九

卒

於清臣無害但不合忙著文字太多故不免失實上云嗣宗亦凌持蔣曰然上又云又有張天悅者止於詆毀章惇遂伏法若更有言及上何以處之余云黃履曾有文字救天悅然疏上差遲天悅已伏法矣上哂之又徐鐸狀見之編類楚序辰所編姦臣事迹尋得旨進入

是日韓忠彥李清臣蔣之奇等正謝遂赴景靈二府皆早出是日韓忠彥留身曲謝至筵前不留疑忘誤也

蔣之奇上前簾前皆留曲謝

是日秦希甫送吏部又

以元子慶誕隨龍人並推恩御藥劉瑗遂寄延福宮使晉州觀察使乃前所未有閩守勳遙刺李穀遙團餘諸司使副以下十餘人皆中批也瑗等各更減二年半磨勘熙河將官劉釗陣亡有壻大將軍仲皖乃宗室乞改一官當除遙刺又乞一堂妹夫推恩皆未有前比以死事特從之

是日旋除京東而君在徙江西三省處之

似未允也

壬戌同呈 瞎征蕃字乞金字牌印不行夏

人乞遣使賜誓詔照五年誓詔亦止付來使不曾遣

官令延安以故事牒報宥州又以天雷節名令雄州牒

報北界再對取入內侍省以本省額百員而管止三

十員也兼熙雷有此例又密院編類到章疏淨冊并

錄送三省者及草副本並進納入內上嘗諭云三省所

進編類章疏悉已於福雷燒錢鑪中焚之矣唯密院未

進故亦進納因言三省所進但淨冊爾雖已焚之而元

本及副本皆在三省上令諭韓忠彥今不須商量但因

奏事面陳便可指揮以忠彥云初欲盡進而前列議未

合故也 癸亥同呈河州修安鄉城橋開廂禁軍等並

五百特支再對免陝西河東今年保甲冬數一次恐

流冗未肯歸業故也又以李琬知代州狄陳安

止河北沿邊安撫副使王復河東同安撫琬比奏對頗

官公遺錄卷九

為上稱兼嘗為益鈐與代州等路一般也 甲子孝章

忌 乙丑同呈蘭州修把拶度橋開軍兵並五百特支

亦通滄州度也 又環慶走馬言探使人入西夏探到

降羌趙懷明卻遣人結約西界欲逃歸及破新城寨為

內應御批令三省密院速參議聞奏 是日韓忠彥李

清臣蔣之奇如謝許將受北郊誓黃履在告唯余及惇

卞同對因言先朝已曾有言懷明欲叛歸蓋西人用反

閒欲害之懷明歸漢官爵賜予待過優厚自謂西夏國

主所不及必無反叛之理兼慶帥苗履亦有奏云西人

用閒稱其欲叛有圖害之意然近因築新邊移第四將

李浦於定邊城駐劄卻乞移歸懷安鎮令照管懷明一

行部族密院已依奏施行訖此無可疑者但當令苗履

待以恩信令知朝廷及帥臣待遇不疑之意及多方安

存照管勿令生疑貳足矣上及簾中然之晚遂與忠彥

等同作聖旨依此行下 丙寅旬休 乙丑日獨對因
言近歲執政侍臺諫例多闕員自陛下踐祚以來收用
人材今皆充足臣衰殘疾病於此時可以乞身歸老山
林上云卿極強健何可言去余云臣待罪政府已七年
方陛下踐祚之初預定大議在臣遭遇可謂千載一時
非不懷戀聖世然臣立朝粗知義理於此當知進退義
若不知進退如章惇輩強顏苟安於此豈唯於臣義分
未安陛下亦安用此無恥之人置之左右上但云卿預
定策兼朝廷倚賴何可去余云臣今日亦未敢啟口俟
山陵升祔後乃敢有請然不敢不預奏陳臣於簾前亦
不敢敷奏但略陳於陛下前望陛下照察遂退
五月丁卯朔入臨奉慰如常儀是日韓忠彥再留至簾
前亦留身 戊辰同呈貶王瞻諸衛將軍房州安置王
瞻之貶上以爲輕而太母亦云自爾必當盡矣 王厚率

監隨州酒以雷秀權湟州姚雄康謂皆如故以先有旨
罷瞻厚差遣而熙何乞留又姚雄免湟州故有是命且
以瞻厚盜取青唐府庫及誅首領九人而財產皆不見
事下將更不推治姑薄責而已仍告諭將士原委 又
鄜延走馬言排門抄剽人戶牛具令自備種子耕新田
惠卿以爲邊疆闕絕不得不爾然與元奏請不得抑勒
及經略司舉劾指揮皆違戾惠卿放罪將副各罰二十
斤提舉弓箭手石丕放罷 涇原奏有西人乙山投來
令放回仍約束將佐今後不得收接 再對以徐和邊
甯權發遣鈐轄以備除管軍也又令張庭堅乘遞馬赴
闕 章惇初言青唐事是密院從初行遣之語余云青
唐莫是孫路以私書與公往來經營密院降旨令不得
過有所圖公以書告胡宗回云不得過有所圖乃子宣
之意爾余尋答宗回以私書不可信須依朝旨乃便故

宗回僅得保全不爾幾爲張絢孫路矣余當時力陳以謂天下四海之富安用乘其擾攘奪有此荒遠之地將何用與公回相折者數矣黃安中亦曾論云休與他爭儘教他建州郡蓋安中聞公等於先朝前有語爾卞云當時公實有此語余云當時三省有一人見助者亦應不至此師朴云公議論如此何不遂貶贍厚議遂定旣而檢視張絢初奏王瞻約結青唐邈川部族謀誅瞎征朝廷罷絢帥令於秦州聽旨以孫路代之仍約東路如未得青唐頭目的確要領不得舉動若別開邊隙猝不可了或別致敗事並重行無憲密院行遣無所誤路不遵朝旨以私書與惇謀逼逐溪巴溫據青唐西蕃尋便作亂所在聚集邊患至今不了又數敗事皆惇路違朝旨所致眾乃釋然余云不斬張絢不足以謝一方

李清臣留身曲謝

已巳查懷忌

庚午同呈胡宗回

會公遺錄卷九

辭寶文閣學士及對賜得旨以宗回昨到本路排日移文催促王瞻入據青唐顯屬不當特依所乞

以五表乞罷恩命也

再對以密院前後了諸路賞功九十餘人今未了者止十三處以之奇曲謝上令催賞功文字云

住滯頗多仍令勿言上旨也故以此進呈 辛未重午假 壬申夏至假 癸酉同呈河東人奪西界馬已斃

從初不曾申報令具職位姓名申院施行訖牒報宥州以宥州移文理索故 再對差李許曹誘館伴弔祭副

使又降府界第五將軍都指揮使不伏將官決率眾擬赴提點司降都虞候下名節級長行爲首皆降配副將

王嗣祖對移第七將 是日同三省批旨令同議復瑤

華位號先是師朴遣跋來云因曲謝上諭以欲復瑤華

令與余等議若余以爲可卽白邦直俟再留稟乃白三

省且云恐有異議者答之云此事固無前比上亦嘗問

及余但答以故事止有追冊未有生復位號者況有元符恐難並處今聖意如此自我作古亦無可違之理若於元符無所議卽但有將順而已三省自來凡有德音及御批未聞有逆鱗者此無足慮但白邦直不妨歧云若此中議定卽須更於上前及簾前再稟定乃敢宣言至四月再留不易前議師朴遂以白三省因相率至都堂行次師朴云惇言從初議瑤華法時公欲就重法官不敢違及至都堂惇又云當初是做厭魅法斷不得雖造雷公式等皆不如法自是未成余云公旣知如此當初何以不言今卻如此論議當時議法論罪莫須是宰相否余當時會議依郭后故事且以淨妃處之三省有人於上前猶以爲不須如此其後又欲貶董敦逸余獨力爭得不貶此事莫皆不虛否今日公卻以謂議法不當是誰之罪惇默然余云此事且置之今日上及簾中

欲復瑤華正以元符建立不正元符之立用皇太后手詔近見有旨令蔣穎叔進入所降手詔乃云是劉友端書外面有人進文字皇太后並不知亦不曾見是如何惇遽云是惇進入先帝云已得兩宮旨令撰此手詔大意進不余云手詔云非此人其誰可當皆公之語莫不止大意否惇云是眾莫不駭之下云且不知有此也余云穎叔以爲皇太后手詔中語故著之麻詞乃不知出自公穎叔亦云當時只道是太后語故不敢不著今進入文字卻照驗得劉友端書皇太后誠未嘗見也惇頌然無作色眾皆駭歎是日余又言此事只是師朴親聞余等皆未嘗面稟來日當共稟知聖意無易卽當擬定一聖旨進呈遂令師朴草定云瑤華廢后近經登極大赦及累降赦宥其位號禮數令三省密院同詳議聞奏遂退晚見師朴等皆云一勘便招可怪可怪五日余

出城東六日遂以簡白師朴云前日所批旨未安當如
今日所改定進擬師朴答云甚善然尙猶預七日余云
所擬批旨未安有再改定文字在師朴處師朴出之眾
皆稱善今所降旨乃余所改定也是日上面諭簾中欲
廢元符而復瑤華余力陳以爲不可如此則彰先帝之
短而陛下以叔廢嫂恐未順上亦深然之令於簾前且
堅執此議上又欲先宜召元祐眾謂兩存之爲便上又
丁甯令固執卞云韓忠彥乃簾中所信須令忠彥開陳
必聽納忠彥默然及至簾前果云自古帝王一帝一后
此事繫萬世論議相公以下讀書不淺須論議得穩當
乃可行兼是垂簾時事不敢不審慎語甚多不一一記
省眾皆無以奪惇卻云臣思之亦是未穩當眾皆目之
師朴遂出所擬批旨進呈云且乞依此降指揮容臣等
更講議同奏許之然殊未有定論 再對余遂云適議

瑤華事聖諭以謂一帝一后此乃常理固無可議臣亦
具曉聖意蓋以元符建立未正故有所疑然此事出於
無可奈何須兩存之乃便章惇誤曉皇太后意旨卻以
復瑤華爲未穩當此事本末誤先帝者皆惇也前者皇
太后諭蔣之奇以立元符之手詔皇太后不知亦不會
見進入乃是劉友端書寫臣兩日前對眾語惇云昨以
皇太后手詔立元符爲后皇太后云不知亦不會見及
令蔣之奇進入乃是友端所書莫是外面有人撰進此
文字否惇遽云是惇進先帝云已得兩宮許可遂令草
定大意手詔云非斯人其誰可當乃公語也之奇亦云
當時將謂是太后語故著之制詞惇云是惇語眾皆駭
之惇定策之罪固已大此事亦不小然不可暴揚者正
爲先帝爾今若以此廢元符固有因然上則彰先帝之
短次則在主上以叔廢嫂未順故臣等議皆以兩存之

爲便如此雖未盡典禮然無可奈何須如此太母遂云
是無可奈何兼他元符目下又別無罪過如此甚便余
云望皇太后更堅持此論若稍動著元符則於理未便
亦答云只可如此上又嘗諭密院云欲於瑤華未復位
號前先宣召入禁中卻當日或次日降制免張皇令以
此諭三省眾亦稱善余云如此極便若已復位號卽須
用皇后儀衛召入誠似張皇上仍戒云執元符之議及
如此宣召只作卿等意勿云出自朕語及至簾前三省
以中語未定亦不記陳此一節余遂與穎叔陳之太母
亦稱善退以諭三省云適敷陳如此論已定矣遂赴都
堂同草定奏議乃余與元度所同草定師朴先以邦直
草定示眾人眾皆以爲詞繁不可用遂已師朴先封以
示余余答云瑤華之廢豈可云主上不知其端太母不
知其詳又下比於盜臣墨卒皆被恩恐皆未安爾

會奏遺策卷九

是日

有內侍省高品白諤詣殿廬中竊副封云有奏言乞皇
太后不候升祔還政余云此事當與三省商量眾議云
不須進呈諤云御藥李偁見差監管不許朝參

是日

太母聞惇自認造手詔事乃歎云當初時謂友端稍知
文字恐端所爲卻又是他做余云皇太后知古今自古
會有此宰相否穎叔亦云惇更不成人無可議者

是日

太母諭向絳卒

甲戌同呈西安州天都安羌寨賞功

范純禮辭恩命不允 瑤華議上諭令劄子與內東門

令以九日宣召瑤華入內遂同赴都堂書奏議卽事進

入又劄下內東門令不得張皇漏泄尋批奏議送三省

依奏 再對上問奏議何人所草余對以實又以昨日

簾前奏對之語奏知上稱善

是日略以白諤所陳自上

仍云更不敢進呈

乙亥同呈奏議以十日鑾院降制

復爲元祐皇后 又呈孫咸甯張若訥與依常法敘官

再對以張永鑑李嗣徽句當皇城司 穎叔退余留
身言累蒙宣諭以意惇且欲隱忍至山陵後固已具曉
聖意然思慮所及不敢不陳惇於定策之初宣言不當
今從靈駕西行往返幾一月而諸王亦皆從及從政熙
輩又亦俱行惇龕疏暴率語言舉措動或非理其他雖
未敢有所妄作萬一於王府有一言交通爲朝廷所知
恐不可掩覆若稍施行則於陛下兄弟之閒未免傷恩
此不可不慮上矍然云太后亦慮及此近差一二承受
內臣往從政處皆親信之人亦欲察其所爲也余云陛
下嘗宣諭陳瓘累累迫此非獨瓘之言如此蓋眾議
皆然瓘嘗乞以親王爲山陵亦實有秦王雍王故事上
云亦知有故事然衛王字亦不識卻恐做不得兄弟閒
事不欲盡言蔡王尤不循理亦頗有污穢事太母深病
之作親王卻多在殿侍房中出入以此亦深憂之余云

惇於定策之際失言今日陛下於蔡邸尤當留意防檢
使不陷於有過之地終始保全無他乃爲盛德之事然
則西行何可不慮上云當更遣人防察爾余云事旣如
此無可奈何恐近下內臣無補內東門御藥有可輟者
得一二人偕行甚便上云且更簾前開陳余又言白諤
乞還辟事余以太母故薄責可也然施行不可過上
然之余又言此亦非獨白諤之言外議有云陛下已生
子皇太后弄孫無可垂簾之理

臣下亦頗有愧於諤上

云此事本非他所欲是自家堅請他同聽政他又已有
手詔於升祔後還政亦止一兩月事余云事理固然手
詔又已頒告天下何可改然事亦有可慮者宣仁聖德
方嚴非貪戀政事者然終身不能復辟蓋爲左右所奪
耳今日垂簾太后殿中近習氣餒有過於陛下左右之
人者一旦還政豈不冷落萬一此輩妄生意見太母有

一言則陛下難處須預防之上云此理固有之然太母不信此輩語言必不至此余云雖然不可不察也上然之余云臣更有一事不敢不盡愚忠升祔後既還政則便須分畫分明若事須與聞則恐未便須事初便畫斷乃可上云既還政自不當更與聞外事余云雖然須事初便畫定若語及外事則於從事之際未免掣肘若以漸疏殺則於恩意閒不足不若一切畫斷則事定矣上云固須如此除親王公主閒事或有可商量餘外事豈可更白余云聖慮如此先定甚善然須事初便如此分明處之乃便上深然之余又言臣於陛下踐祚之初預聞大議在臣遭遇可謂千載一時臣所以區區傾吐肺腑裨助聖慮然臣已不爲近習所悅若此語一漏臣無措手之地矣上云此何可漏前日事已是如此上此語余不敢再請然察其語乃昨命相之事也余云君不密

會公道錄卷九

空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陛下更賜垂意此語稍漏露臣實無所措手矣上云會得會得此豈可漏也及至簾前亦留身具以惇及王府事開陳太母云樞密思慮及此何以處之余具以上前語敷陳太母云內臣畏都知押班誰敢檢察他恐不濟事若不令蔡邛從靈駕西行如何余云聖慮高明非臣所及如此何善如之然獨不令蔡邛行恐有迹定王更年小若兩人者皆免行則無迹矣太母云甚善兼他兩人皆未出居外第但以此爲言可也余稱善而已穎叔疑獨留亦略以此告之是日瑤華以犢車四還禁中至內東門太母遣人以冠服令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莫不歡呼丙子旬休是夕鑾院降元祐制但以中書熟狀付學士院不宣召初議復瑤華余首白上不知處之何地上下云西宮可處余云如此便

外議初云東宮增棚屋八十間疑欲以處二

宮眾以爲未安緣既復位則於太母有姑婦之禮豈亦處之於外上亦云然太母仍云須令元符先拜元祐答拜乃順又云將來須令元祐從靈駕元符只令迎虞主可也方患無人迎虞主今得此甚便又諭密院云先帝既立元符尋便悔但云不直不直又云郝隨嘗取宣仁所衣后服以被元符先帝見之甚駭卻笑云不知稱否又云元祐本出土族不同初聘納時常教他婦禮以至倒行側行皆親指教其他舉措非元符比也又稱其母亦曉事二府皆云王廣淵之女也神宗嘗以爲參知政事余亦云當日亦不得無過也唯太后知之太母云自家左右人做不是事自家卻不能執定得是不爲無過也余云皇太后自正位號更不曾生子神宗嬪御非不多未聞有爭競之意在尊位豈可與下爭寵太母云自家那裏更惹他煩惱然是他神宗亦會做得於夫婦間

極周旋二十年夫婦不曾面赤余云以此較之則誠不爲無過穎叔亦云憂在進賢豈可與嬪御爭寵太母又對二府云元符元祐俱有性氣今猶恐其不相下余云皇太后當更訓敕使不至於有過乃爲盡善皇太后在上度亦不敢如此太母云亦深恐他更各有言語兼下面人多此輩尤不識好惡三省亦云若皇太后戒飭必不敢爾太后又云他兩人與今上叔嫂亦難數相見今後除大禮聖節宴會可赴餘皆不須預他又與今皇后不同也二府亦皆稱善其他語多所記止此爾是日余欲留身既論二王不西行遂已

丁丑同呈涇原奏王

瞻以青唐府庫物借將佐士卒得熙河牒令收索恐恩歸瞻怨在朝廷奉旨應漢蕃士卒所借並除放將佐並拘收差使以下聽於請受內立分數剋納又令陝西河東繳納招納西人空頭宣劄再對以內侍省奏白

謬言事及詣密院陳述乞責降遠小監當得旨依至簾前太母云本欲不施行但上意如此謬乃聖瑞殿中人簡王之師父也教導簡王極不近道理穎云如此卽更有情是日垂拱再對上遽顧余云二王更不令從靈駕西行只衛王去蔡王免行聖瑞已喜本不欲令去也余初欲留以十九日簾中語奏知旣宣諭遂已是日冀夫陳瓘上殿先是聞兩人者擊卞甚急上旨令同對當降文字出旣而以無例同對遂同日請對而已又云二人者嘗叩上云章何以不出上云聚而後出又云瓘初欲擊卞先曰上云臣欲擊卞而未敢問云何故瓘云外議皆恐卞去則京進以是未敢發若用京則不若存卞也上搖首云未嘗有此意瓘云聖意雖爾簾前如何上云亦一般瓘云如此臣乃敢攻卞 戊寅同呈韓資言西事甯靜言河北事皆無可施行 再對閻守勲乞

磨勘歲月未滿以隨龍故特遷昭宣使上云朕未生勲已在太后閣又產閣中祇應誠有勞舊也 王瞻不申發謝表特罰銅三十斤 余因言白諤與遠小監當極難得闕須添差乃可上云更須爾只與降一官勒停余云甚善一期自當敘且免遠行上首肯 是日上諭臺諫攻卞已十餘章如何得他知令自圖去就甚好余與穎叔皆莫敢承上云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退以白惇惇亦不敢朴欲召鼂諭旨眾以爲不可惇欲召吳伯舉往諭之遂約翊日稟旨乃召 已卯同呈章窠乞不候耐廟替罷且薦王恩爲代眾皆以不可爲然已有前降指揮詔令劄與窠知 又以陳敦復提舉河東營田兼弓箭手遂共白遣吳伯舉上旨令同至都堂召伯舉令詣下諭旨伯舉唯唯承答不辭然出省乃往 是日晚卞遂草表乞宮觀翊日凌晨上之降付三省三省乞

付學士院降詔不允遂令降批答上又諭兩府云本不欲於耐廟前退黜大臣但以言者不已故須如此余亦以此語白惇是日晚卞章未上已降券兩章璫一章付三省夫云卞依附權臣致位政府漸肆威福中分國柄不附己者斥逐無餘璫云卞迷國不道神宗在位十九年惠及天下卞皆掠爲安石之美然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春秋之義當首誅造意之人惇同進呈殊無忤色庚辰同呈北虜祭弔使並以六月一日見於皇儀百官更不赴福甯奠臨上俟虜使奠慰訖於皇儀門外進名奉慰再對河西房人吏以邊事了等推恩曹誘乞罷權副都承旨詔與落權字誘之請恐同列中有奪席者爾又以楊應詢知順安軍因言應詢乃王嵩叟所引然實曉事不可以親黨廢上及簾中皆然之辛巳忌是日卞章付禁林齧遂作批答不辭壬午同呈依

熙河奏結畝齷二子並與殿直籛斯波結之弟也諸子中唯此二子未有官故命之是日惇私忌不入本欲以是夕祈雨十五夜雨但遂以擇日謝再對上諭卞已降批答卞遂入第二章上欲更宣押卞一次遲三五日不妨既有臺諫章在三省彼何敢安位如此庶幾全禮數爾余云陛下禮貌大臣進退以禮如此甚善豈止三五日便遲旬日何所不可退以語三省皆以爲憂恐其遂就職不去余以語范純禮純禮云公所論甚善蓋余云上意近厚不可不將順純禮云上以禮遇大臣若彼不去則在下之人自有議論如此則上下各盡義理有何不可既而竟不宜押必有密旨是日余又言卞之去固已定然外議皆以京進爲憂上默然余又云此事須聖意先定若京進則言者必決去就此時卻恐難處穎亦云曾布所陳無非正論上亦皆不答色若有所

難言者余遂退以白邦朴邦朴皆深憂之余責朴云此責不在他人在朴而已仍朴來曰便當留身論之此不可緩朴然之 癸未同呈回牒北虜以耶律應不重行立班顯是違越生事本朝所遣使在此未嘗似此不依禮例事以其來文如此故答之也 再對差王防編修密院文字孫叔編修國信條例因奏云臣等親族多防與布叔與之奇皆瓜葛然皆於法當避則所不敢上云既不當避有何不可余云恐有人言語不敢不奏知如近日朱彥等亦此比上云彥已不許避簾中亦然之是日朴留身具道京不可進上云本無用之之意若欲用京復進之奇但於簾前更開陳果如余所料朴既至簾前具以京不當進之意開陳太母云會得方逐其弟卻用他哥哥是不便相公但安心必無此朴退以相語皆以爲可慶邦直云何余云雖使邦直自言亦無以易此

皆大笑 朴又密奏云元祐生者已被恩而死者殊未甄復然此事當出自上恩遂擬定一指揮進呈是日遂如所指批降付三省朔日子開對亦有劄子上云已行蓋聞不知朴已嘗陳及已有批旨也 甲申同呈環慶路奏收到無主牛馬未敢送西界詔郵延路牒問宥州如委是西界走失卽具實關報以憑送還 再對內臣武球令吏部與合入差差遣上云駕前用小杖子打人及瑤華獄捶楚人令說后知情者皆球也太母云球進藤棒決責人其子振進彈弓令彈子雀此豈是奉人主之物父子如此深可罪余云先帝後亦惡之皆逐去 是日下降第二批答不斷章 乙酉同呈邊奏 再對放

罷融州巡檢楊懋令廣西詳懋所陳罷胡田統制依先降朝旨以程建黃忱措置備禦蠻事 又令諸路走馬二員處各給一朱記令禮部鑄造給付以諸路有兩朱

記或一朱記不一也。是日三省以卞爲資政知江甯
又罷董必郎官送吏部又罷舒直無爲軍與監廟自十
三日以上官均爲起居郎吳伯舉爲少蓬仍罷修史密
院。再對上諭王渙之可爲史官朴又言伯舉旣罷鄧
洵武亦當移易遂議以謝文瓘代洵武爲右史均及渙
之皆史官朴疑向所薦十人唯文瓘未用恐上有所疑
欲得余與安中同入一劄子云向所奏舉可用之人悉
蒙收錄唯文瓘未用三省議欲以爲右史代洵武及以
渙之修史來日三省進呈伏望特賜俞允遂從之翊日
遂有成命。旣而又以王祖道知海州上又諭西府云
伯舉亦與郡翊日三省再稟卻云且以祖道仍改兩浙
提刑公議皆翕然稱允唯蔡京欲增損潤色五朝實訓
又欲辟官例又乞以殿閣使臣爲承受及於資善堂置
局以都知梁從政提舉內東門馮說爲承受。說乃上所

親信京所願交結也。以御廚翰林諸司供應四月十九
日梁從政內中奏聞奉聖旨並依奏十一日龔夬對極
以爲不當尋降劄子付三省三省十三日進呈奉聖旨
只令依元降指揮校正繕寫進納入內置局及諸司供
應并辟官指揮更不放行蓋夬以謂五朝實訓及成書
何可增損潤色兼所乞辟官苟非其他人必妄生異議
以濟姦說上亦深然之以謂實訓何可改也故有是命
又逐方天若爲建州推官蓋京所辟官意在天若爾天
若告詞云險陂凶邪在所屏遠圖書之府非爾可居中
外莫不快之已而京復求對以謂所謂增損潤色非敢
改也但欲更增修未盡事迹爾尋再降指揮置局差諸
司及承受等並依四月十九日指揮其五月十三日指
揮更不施行唯不辟官及不得增損潤色仍差徐勣何
執中同提舉校正京又云三朝實訓三十卷乞更增神

宗一朝事迹其修爲六朝寶訓而議者謂神宗史未成書未可修寶訓京又以謂史院編次可爲寶訓事已備但得旨便可成書遂指揮令史院官同修六朝寶訓京自復留其交通反覆機變百出皆此類也 丙戌旬休丁亥同呈熙河奏已遣人齎蕃字招溪巴溫 又太原走馬魏允中奏普軍糧不及旬詔轉運司具析不計應副因依及更有無似此聞之處聞奏 是日內批向子奉除閣門祇候 戊子同呈邊奏 再對內批罷吳靖方山陵都大管句及隨從元祐皇后等悉以馮世備代之 又內侍省乞羈管白諤中批送五百里編管得旨送唐州 余是日留身謝子莘除職事上云此自是皇太后族屬卿何所預因略陳白諤斷罪太重上云小使臣又本省云無例言事須如此行遣余云亦曉聖意然編管人逐便後三期方敘與物停一期便敘極不

會人遺錄卷九

七五

同願更留聖念異日稍闊略常法與敘復上首肯而已簾前謝子莘因言族人多毀之然實平穩曉事又言十日 二日從言在山陵自當已入九分太母云待指揮 陳

雍論王荆公日錄多言神宗所論與之不合紹聖史官多編修入實錄中批令三省參對進呈 己丑同呈邊奏及熙河修湟州曠哥一帶堡寨余因言外議多云青唐已棄而尙固守湟州道路陷遠糧運難繼公私困敝臣亦知其如此然今日并棄湟州則必爲夏賊所有兼得鄯湟皆不能守豈不取輕夷狄若今秋必稔則邊計亦可支梧以此不敢以爲可棄自紹聖以來進築沿邊城寨深入敵境瞰臨夏人巢穴以至會州正扼其右廂兵馬道路及自來如天都淺井之類西人點集人馬之地皆爲朝廷有乃所以制西人之死命若常效順則各守新邊若稍跋扈則稍有舉動卽逼近其巢穴矣然新

城寨須常爲固守之計若萬一憂人侵犯如向者攻圍平夏城十八日不能破然后西人計窮力屈卑辭請命異時守備新壘須悉如平夏不可破則今日所得新邊悉可保守若一處破壞則邊計可憂矣以此當深戒邊吏嘗爲十分備禦則爲便也其他道聽塗說皆不聽上深以爲然同列聞此論亦莫敢不服是日三省得旨復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韓維等官職唯彥博珪維悉復舊官職餘復官而已顧臨錢勰及王汾馬默亦復職名庚寅同呈賜熙河京王安鄉二關名再對閭安爲入內班路昌衡言河北備邊四事禁軍習手藝人降廂軍從之修城池及軍器悉已有旨又言糴便不當令轉運司兼固言紹聖中以轉運司兼糴便深失祖宗法意國初以河北沿邊十七州軍蠲減賦稅年計不足故歲賜鈔錢二百萬并十七州軍稅賦悉令糴便司專領故

轉運司不能侵漁今併爲一司誠不便上令諭三省仍來日同對時面陳便可改退以語三省三省皆以爲卽復舊余自紹聖中亦屢會以此語惇下等雖略曉然亦終不能改辛卯同呈邊奏又以劉奉世復端明知定州王欽臣復待制知真定師朴云向論邢恕葉祖洽不可帥令與東南一郡遂與恕守荆南洽守洪初朴等議欲以杜裳帥真定余以爲不足稱此選遂用欽臣朴云向者余以謂欽臣得集撰穎昌外議皆以爲過故不敢及之余云昔者初復誠太優今例無不復者則欽臣終何可過況以人材比之又非常之比也眾皆以爲然冲元云使須更照管恐有一般者皆須復職余云楊畏是也眾皆云畏之罪當於上前及之旣對余言欽臣在元祐中事於呂大防門下物議極多不爲無罪但昨遷謫之人今皆牽復則欽臣亦不可過然在外驅策無所

不可但不可在朝廷爾眾亦云與欽臣等更有楊畏尤
不可用惇云昔人謂之楊三變今謂之楊萬變以其在
元豐元祐紹聖中反覆不常唯利是附故也上默然議
者以謂奉世欽臣皆復舊職是元祐之人無倣歷皆當
收用而紹聖郎官如張行譚揆輩不足挂齒牙亦皆逐
去恐未免如紹聖之偏此爲可戒也余白同列云國勢
已定紹聖險邪無能爲矣今日之戒正在於矯枉太過
爾有識皆以爲名言 是日再對以新廣西提刑譚揆
體量措置宜州變事以安化邊人累犯省地殺巡檢使
臣及兵丁僅千人而經略措置未安鈐轄雍斌等怯謬
不赴敵故也上云揆便可帥桂余云且令體量措置以
觀其施設若果有方略可用帥之未晚上深然之 壬
辰同呈范純粹許侯見兄說起任又呈邊奏 再對令
陸師閔體量郵延走馬奏西人燒毀堡子事惠卿以爲

會公遺錄卷九

宋

無而走馬黃彥堅以爲有也是日聞龔夬有意擊京送
三省 或言上會詰夬云京罪狀有實迹否夬云臣亦得
之人言爾聞者頗笑之 癸巳同呈邊報中黃安中言

馬城以書來言陝西事內抑勒舊弓箭手投新邊以舊
地召人希賞令體量有無上件事理如有卽取勘奏裁

又言軍人失訓練令總管司檢察 是日三省云夬
宣進呈訖朴云會上白恐言者未已兼來者必紛紛也

甲午上旨令草定專委范純粹體量振恤河東流亡
飢殍之人遂同三省進呈仍令河北陝西帥准此卽得

旨依奏三省欲行遂送三省自癸巳日暮大雨達旦又
終日乃已滂沛沾足但未知廣否 乙未旬休 是日陳
瓘再對擊惇又論京罪上以謂與下不同瓘極陳乃稱

以爲然

六月丙申朔以虜使弔祭見於皇儀殿二府侍立罷赴

福甯臨慰百官進名奉慰於皇儀門外二府退歸蕩滌

押都亭宴

丁酉昭憲忌

同日淑德忌

戊戌同呈熙

河奏殿直孫毅落蕃歸漢惇云毅落蕃初不奏其他士卒不奏者諒何可勝數余云毅乃轉運司差押茶往鄆州爲西蕃所虜然經略轉運司皆當奏各令分拆及更根究落蕃使臣士卒不以勘會了與未了遂具姓名聞奏經略司云毅妻有狀以不見毅下落去處乞根究面

勘未到也

又以章永年句當贖員所余云雖是惇無

服親然臣所知惇初不預上笑云贖員所何足道今後

更不須進呈只擬進可也遂擬旨再對樂士宣辭免

內侍押班上稱其知禮又復王舜臣李澤李澄康謂

等差遣以得旨敘官路分以上與降一等差遣故也

己亥同呈王愍移河東總管庚子初伏假辛丑天

貺節假壬寅北使辭於皇儀殿遂同二府赴垂拱百

會公遺錄卷九

官起居又赴紫宸同北使賜茶朝辭訖二府退歸癸

卯同呈熙河奏安卿南城畢功又奏把搆橋至湟州止

九十九里宗河乃湟州也可通五板漕運道路通快

候安鄉北城畢功令諸軍歇泊至秋涼修瓦吹等三堡

寨又奏趙懷德及三爲公主至熙州再對環慶奏

遣將官於新邊界候以裏發窖藏解糾詔勿令侵越引

惹是日以向氏女六日入內謝子華除閣門祇候太

母令傳宣撫諭及慰撫之語甚厚又賜以御酒并前嘗

賜茶當致謝遂先於崇政留身因言正月十二日時政

記尙未進蔡卞已出欲約許將因留身進呈又恐張皇

欲只進入上云累曾議定只進入不妨余因言當日事

出倉卒太后聖訓先定臣等但奉行而已臣雖與惇等

議論不同然人臣義所當然無足言者然臣待罪政府

已六七年久妨賢路加之衰殘空疏無補朝廷只俟山

陵發引便當伸前請乞致仕歸遂徵志上云卿與眾人不同卿何可言去余云臣幸會陛下踐祚之初受遺定策預聞大議在臣遭遇可謂千載一時非不懷戀聖世然因循尸素已久必待如章惇蔡卞而後去則於臣進退之義實所未安臣於此時得不以罪戾而去陛下於臣之賜厚矣必待有罪乃許其去亦非所以保全老臣之意上云累與皇太后言卿在密院宣力累年今日與眾人不同無可去之理亦嘗與言事官論及此卿豈可去余云陛下眷厚朝廷驅策之意固如此在臣進退之分亦不得不然上又云密院賴卿久矣豈可去余云密院既無邊事人人可爲何必臣而後可然臣今日未嘗喋喋上煩聖德俟山陵乃敢請上因言邊事雖已備自韓忠彥是元祐中同棄城寨者恐所見有異余云臣亦察知忠彥意常云今日邊面闊遠難照管然今日城寨

尤不比前日不惟不可輕議棄捨退縮若備禦不至異時西人萬一犯順若一處爲西人所破則邊計便須動搖此不可不慎上深然之云若破卻一處則他處皆動搖必矣上又云茶馬事亦不可罷余云茶馬歲課二萬萬元祐中所不能廢今若罷去則邊費及歲買馬二萬疋將何以給上又云不獨茶馬免役法亦不可改余云元祐罷免役天下百姓以爲不便皆願復行何可改然不獨免役常平法亦不可廢上云此四事且忽說與韓忠彥或因奏對時對眾說亦不妨余云臣且當以聖意諭忠彥俟將來章惇赴山陵臣當對眾更敷陳上事上又云近所擢言事官多紹聖中失職之人恐懷忿心議論或過當卿等可亦說與勿令過論余云宰執與言事官無由相見臣無由傳達此意上云多卿等所屬豈不令人說與余唯唯余又云言事官固難戒以言事其議

論過當亦必不免但斟酌取捨在陛下爾其次則宰執當上體聖意每事持平處以義理則言者亦足戒也余又請問朱彥何以罷御史上云無他只是令改郎官余云所陳必有不足以當聖意者上云有一劄子亦好只是論議與陳瓘等不同故不欲處以言職因盛稱陳瓘論議多可取余云冀夬亦強果敢言上亦稱之師朴曾報上云彥奏對無取兼所見有異不宜處以臺職然不曾請問其詳故余復及之余又云外議亦疑彥爲徐彥孚吳居厚所薦上云此亦不妨遂退至簾前具陳子莘妻入謝蒙聖恩傳宣撫諭又勞問丁甯臣何以仰稱聖眷遂再拜太母云亦曾說與令以上尊歸與父作土儀余云上感聖恩亦曾蒙賜茶以外廷不敢具章表稱謝因言時政記如上前所陳亦許令進入余又言臣當日與蔡卞並立聞卞云在皇太后聖旨卞卻曾於簾前

曾公遺錄卷九

五七

自云當依皇太后聖旨與臣所聞不同臣今來不敢更改但依實云在太母亦然之甲辰同呈押班馮世備磨勘改延福宮使又令胡宗回常優加犒勞及照管趙懷德并三僞公主以昨日上旨令草定也再對以李昭珙押賜夏國登極銀絹各一千五百用治平四年例以六月差官以樂士宣爲山陵行宮巡檢替閻安以安權提舉修內司近以閻安爲入內押班以樂士宣爲前省押班皆中批也是日上又言三省文字多遲滯余云以經歷處多三省六曹皆得一兩日限又有假故每一文字須旬乃可出昨日獨對上已及此頗慮其留滯余云三省天下政事根本所在忠彥才力雖不足願聽人言語爾上云三省與密院文字多少相較幾何余云密院十分之一二爾尙書省乃萬機所在密院邊事息則益少非其比也逐日進呈文字不過一二內臣及

武臣差除爾三省議論所降號令無非繫天下休戚以至進退人材區別中外臣寮奏請是非無非大事豈密院所可比上亦矍然余因言近聞陳璘論司馬光等復官不知爲有罪無罪不審聖意以爲如何上云三省云何余云三省未嘗與臣語及臣亦不敢預議不審陛下以光等爲有罪無罪上云莫須是有罪余云聖意如此臣乃敢盡言紹聖中以光等有反逆心謀廢立事天下皆以爲冤至於詆毀神宗變亂法度則事迹具存豈得爲無罪如光論免役法以先朝爲剝膚椎髓豈不是詆毀而役之法天下百姓以爲便而光以爲不便必須毀廢而後已又如蘇轍章疏云鹿臺之財聚而商亡洛口之倉積而隋滅是以神宗方紂及煬帝可以爲無罪乎紹聖中邢恕嘗謂臣言司馬光以人臣挾怨與神宗爲敵方元祐秉政事神宗所行法度不問是非一切更改

曾公遺錄卷九

六

所用人材不問邪正一切斥逐此其罪已不可勝誅若言他有反逆心則是冤枉臣誅恕之言頗合公論遂具陳於大行前大行云卿前雖如此說他別處說得不同恕其他姦言固臣所不盡知若如此言則論光之罪可謂當矣上深然之令具以此意諭三省因言大臣及言事官議論亦有偏者悉以諭三省不妨退遂具以聖意白三省莫不悅服余又爲上言元祐之人憤嫉熙寧元豐之人一切屏斥已失之偏紹聖用事者又深怨元祐之人故竄斥廢黜無不過當其偏則又甚矣今日陛下方欲以大中至正之道調一兩黨則但當區別邪正是非處之各得其所則天下孰敢以爲非者若今日但知收復元祐之人退黜紹聖之人則不免又偏矣如此則與元祐紹聖何以異非陛下所欲扶偏救敝持平近厚之意也兼臣累聞聖諭及皇太后亦曾宣諭以謂有

甚熙甯元豐元祐紹聖但是者則用不是者則不用更不必分別此時彼時若人臣皆能體行此意則無不當矣是日上諭韓忠彥頗平直李清臣議論極偏宣仁時事無不是者但諭三省云朕意以謂大臣中亦有偏者不須指名也又云黃履論事亦偏又云陳瓘論司馬光事已是曾令換劄子來然聽不審也又言上云坤甯多不利子孫不若留在娘媪宮中撫養如姐姐年長尙且不肯不可令在福甯姐姐請太母所生延禧公主十

二歲卒

是日太母云皇子未滿月極惺惺會笑認得

老娘嬾子余既退亦略以上諭清臣之語諭朴并以四事諭之乙巳旬休丙午同呈邊報再對以向子

英爲環慶第五副將從苗履所奏也上云太后欲召歸余云子英得將官必未願歸至太母前亦然之余云若歷將官後卻召歸不妨是日召范純禮諭以上諭言事

會公遺錄卷九

十一

首懷忿過當之語乃范嘗以此開陳也

是日同呈訖

余遂云前日已盡以聖旨諭司馬光等事論三省朴遂出陳瓘奏進上云如前日宣諭余云三省亦皆以爲當惇云如此更無可施行只進呈訖余云但是非之論未見於文字莫可著於時政記否朴云莫須別撰光與公著告命上云不須但貶邢恕於恕告命中具載此論則天下皆知之矣余云聖諭甚切此臣等思慮所不及然恕便須行遣朴云不知如何貶上云重貶或云散官安置余云恐太重其以有分司某處居住上及同列皆然之遂令以少監分司均州居住初上云與善地或云滌或云隨惇云恕曾知隨州遂處之均朴云仍須令會肇命詞上云然之再對上又丁甯令諭肇且與明白撰詞須明著其有罪無罪乃是尋以簡白開都堂亦召開面諭是日開適當制初議雖不當制亦合草詞開云若

不當必不草

丁未同呈邊報

再對移高偉大名都

監劉石淮東

朴所補也

上又諭云密院無事非三省比

余唯唯而已

戊申同呈邊報宥州牒云已戒約邊人

不得侵犯漢界

再對以李昭珙知靈州又以賈崑子

詵爲看班祇候仍不候有關

己酉同呈詔胡宗回令

更多方招誘溪巴溫郎阿章等出漢

又令鄜延候西

人差賀登人使卽依例報以天雷節名及日月再等以

御批 陶節夫奏乞卽移舊弓箭手耕並邊新田中批

以爲可取尋檢會已累有朝旨令陝西河東諸路依詳

累降朝旨及臣僚所奉施行仍取情願不得抑勒 又

以向子華知恩州

是日因語及肇所撰邢恕詞蔣亦

誦其語上云未見令余寫一本進呈以翊日月望不奏

事遂寫進入

庚戌月望赴福雷內東門臨慰如常儀

是日上諭見邢恕詞極好會筆恁地會做文字蔣對云

好箇翰林學士余默然不敢答

辛亥同呈李諫奏滄

州利害胡宗回相度聞奏

再對依三省已得指揮逐

月進堂除差遣及兵將官知州軍揭貼簿書

是日聞

龔夫擊京上甚愠夫云夫所陳皆曾布之語夫旣自辨

遂請去然余實未嘗與之通聲聞蓋小人及近習造謗

爾雖上旨令諭言者勿過余亦未嘗以此語之蓋素未

嘗交通也

壬子同呈邊奏

再對以河北增置廣威

保捷二萬餘人舊軍分每指揮例百人而在京禁軍見

闕萬餘人遂令河北監司及安撫司揀選願升換在京

軍分者發遣赴軍頭司蓋欲銷廢舊人免添新軍分重

疊糜費廩給也新軍廩給出自西府舊軍銷減則逐旋

計所減令運司管認故爾

又以交文兩何當翰林司

對移向子履何當軍頭司以兩人皆願移易也上以子

履太母姪許之太母云不知了當得否余云同職五六

人必無不了 癸丑同呈邊奏范純粹乞朝見許之
是日龔深之來言得之外議云近習極不樂有無震主
之功而有震主之威之語渠亦戒以勿與事云韓李皆
所新擢尙且退縮何必管他又云但戡斂必無事又云
陳瓘言親聞上語云余與劉友端嘗共事余帥河東友
端作走馬同官三年及其親近未嘗與之接其職事亦
無西府干預者修造土木之事皆三省所行未嘗有交
通之迹余笑謂深之云若能與友端交通紹聖元符中
作相久矣余比亦見范彞叟云上有涵蓄恐徹簾後必
有所爲又云且看耐廟後舉措如何便可見矣然不知
所謂涵蓄果何人何事也 甲寅無同呈自邊事以來
蓋無日不同呈自爾邊副無事稍稍希闊矣 再對以
閣門祇候以歐僅覃恩改供備當職乞用先朝隨龍恩
例除通事舍人上罷勉許之 是日朴云昨日錯與挽

詞同降出龔夫三章一乃擊惇者一擊京一乞出惇遂
收之朴亦未見今日惇欲留身旣而三省對具道上云
是誤降出卻令進入惇遂留再拜而退 是日西府見
太母太母卽笑云昨日卻誤降出龔夫文字論章相事
極子細又云已知朝廷待山陵後責降惇不易處又云
是日打撰文字是一老內臣文字上自批鑿云不出卻
誤降出去亦須行遣 乙卯旬休 丙辰同呈牽復前
陝漕已宜官 再對以傳宣添長入祇候殿侍二十人
當如先朝權令祇候轉員日正撥入額免僥倖上從之
以閭安再任皇城司 是日朴於垂拱及簾前留甚
久云言者不可沮折上云未嘗折他開又聞朴多方以
言探試上語恐有所疑卽開陳然終無之朴又云昨在
外保全及召還皆余之力何敢隱也開云家兄但急於
體國爾其用心豈有他也因言其自有求去意朴堅以

爲不可然余請去之心久矣亦不問毀譽如何但欲引分奉身而去爾豈能更與小人紛紛計較口舌也開所聞大約與所聞略同近黃安中又云上目送西云大臣不可立黨安中殊憂之然余云不辨也上近見孫諤論京未去云賞罰未明上云亂道謬奮然便欲拂衣爲眾所止而邦直勸止之尤力又嘗面沮夫故朴有所陳丁已無同呈是日以王舜臣權發遣蘭州以康謂卒故也 是日三省以陸佃權吏書張舜臣爲吏侍朴云上稱舜臣老成平穩又稱純禮子開皆以爲可用故稍稍進之純禮嘗言宣危謂余開亦已入疑然與朴所聞又有異矣未知何如也 戊午赴南郊宿齋告元祐皇后復位 己未五鼓行事畢黎明還西府 庚申末伏假 是日晚批出以子開爲翰林學士 是日晚大雨自入夏數雨山陵橋梁道路多壞 是日清臣奏乞不令

會公遺錄卷九

全書

胡宗回同相度湟州上云主帥豈可不與議如三省職事令他人相度而三省不與可乎遂默然余云宗回於此不與議則難責於守禦上亦然之 是月十三日榮

陽汜水鞏縣皆大水漂溺居民壞汜水行宮而雨殊未已 辛酉同呈鄭居簡言湟州地險隘當罷都護府安撫使之名令隸屬河蘭州以省餽運詔遣新陝西運判都貺與胡宗回同相度聞奏 再對上諭以已除肇翰林學士余云臣倉猝未敢稱謝上又稱范純禮云當遷一學士兼承旨不妨余云自有韓縝曾孝寬例退以語朴云必批出也 是日令陳安止劉子方不迴避 又上殿劄子侍郎以上進呈小事擬進餘更不進呈 壬戌同呈郝平奏會州城壁醕醎不可爲城乞以青南訥心爲州令都貺一就相度聞奏 再對預戒河北州郡歲終差官點檢城壁樓櫓等差曹誘權管勾馬步軍以

誦從靈駕西行也。又差段緘梓夔都監緘乃陸佃及子開所稱也。是日遂留身謝上除子開禁林因言孤遠之士被遇神宗兄弟三人皆爲舍人而臣偕肇皆作禁林又言衰朽當請歸老至簾前亦具以此陳之簾中云三人皆同父亦盛事。癸亥同呈邊奏。再對差楊應詢天[○]節接伴北使。甲子無同呈以劉交句當軍頭同梁安禮皇城司。又呈鄜延已依御前劄子收瘞。該上云因看會肇所進神宗德音有此指揮適在皇太后殿中前有筆硯遂草率此指揮行下皇太后云只照河路否朕欲徧及諸路仍并漢蕃人遺骸收瘞并遣中人往句當及致祭作水陸余云正與神宗手詔一般神宗詔云朝廷子育四海所當惻隱乃不問漢蕃也今更及諸路則又廣矣。是日余欲辭所賜而眾不欲遂已清臣獨免當日批令改遂受之。是日蔣私忌不入。乙

丑旬休沐浴

七月丙寅朔赴福[○]臨慰如常儀。丁卯南北郊奏告

啟殯不坐。戊辰進讀謚冊休務以疾不入。己巳在

告皇太后遣中使曾燾以將罷政賜金二百兩拂林玉

帶一銀合并帕全。樽以下玉帶皆一等唯宰相多金一百兩

是日中使來方知余實抱疾。庚午上遣中使黃

希叟賜食宣問太后亦然余謝以太后止七日垂簾余

雖病須勉強入對來使增十千得百不收。例五千以兼太后撫問故倍之皆不收

辛未朝崇政并簾前皆問

聖體曲謝密賜。同呈戒諸路帥臣常切備御親邊。余自草定清臣初亦異議上深然之余所請遂默然又詔

熙河許溪巴溫小隴拶等不赴闕。再對上勞問疾苦

以三省奏黜梁惟簡陳衍親黨文字進呈上令留中又

以惟簡及衍子并中人楊偁尙編管在海南稱在全州

上旨悉令放逐便 壬申同呈邊報 再對以劉程爲益鈐以王存知石州和詵嵐州王詰岢嵐 又以向宗禮爲京西南路都監楊和爲廣東 至簾前奏事訖遂敘陳自爾遂不肯得侍慈顏因拜辭太母亦慰諭云皇帝聰明更賴卿等輔佐裨補賞罰不可失當余等唯唯而退 癸酉啟攢前三日不坐 甲戌亦然 乙亥赴福甯晚臨訖宿樞密院是夕三省皆宿於禁中 丙子卯正一刻起鼓自爾日赴福甯奠 庚辰月望奠慰如常 辛巳至癸未日赴臨遂宿密院 乙酉卯初三刻發引先行啟奠升龍輶訖行祖奠禮上及后妃哭送至端門外行遣奠訖又讀哀冊訖遂行三省密院祭於城西午正後大昇輦至板橋遂奉辭訖歸府 丙戌入慰按曾子宣宋史在姦臣傳子宣於哲宗元祐八年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元符三年十月入相崇甯元年六

月罷相先後在政府九年此錄記在政府奏對之事世無傳本於永樂大典錄字韻中鈔出止存七八九三卷實元符二年三月起至元符三年七月止一年四月中事不知原書幾卷按晁氏讀書記有曾相手記三卷紹聖初元祐黨禍起曾布知公論所在故對上之語多持兩端又輒增損以著此書陳氏書目有紹聖甲戌日錄一卷庚辰日錄一記南豐曾布子宣撰在政府奏對施行及宮禁朝廷均非九卷此後至罷相尚有兩年恐不止三卷布權譎自喜議論多偏然時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黨禍較之惇卞之徒究屬天良未昧李仁甫長編每據以刪潤錢潛研謂宋史姦臣傳宜進史彌遠史嵩之而出曾布其論至公所載多當時語氣夔指章惇朴指韓忠彥左轄指蔡卞右轄指黃履鳳指許將文筆

亦爾雅長編盡於元符三年二月以後五閱月皆長
編所無浙局補長編未見此書不詳者多雖零幾斷
壁亦天壤內罕見之書也宣統庚戌天貺節江陰繆
荃孫跋



曾公遺錄卷九

曾公遺錄卷九

三卷共字一萬一千三百九十箇

八七

